

國立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杜明城先生

傑瑞·史賓尼利少年小說中的衝突與成長—
以《小殺手》、《馬尼亞克傳奇》、《星星女孩》為例

研究生：陳怡文 撰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 兒童文學研究所

本班 陳怡文 君

所提之論文 傑瑞·史賓尼利少年小說中的衝突與成長—
以《小殺手》、《馬尼亞克傳奇》、《星星女孩》為例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

蔡珮芬

(學位考試委員會主席)

劉文雲

杜明坤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97年9月19日

國立台東大學

附註：1. 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或進修部存查。

2. 本表為日夜學制通用，請依個人學制分送教務處或進修部辦理。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 系(所)

組 97 學年度第 學期取得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傑瑞·史賓尼利少年小說中的衝突與成長－以《小殺手》、《烏尼克傳奇》、《星星女孩》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權予下列單位：

者例

同意	不同意	單位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國家圖書館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與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簽訂合作協議之資料庫業者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同意 不同意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基於學術傳播之目的，在上述範圍內得再授權第三人進行資料重製。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 ，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杜明 (親筆簽名)

研究生簽名：陳怡文 (親筆正楷)

學 號：1595004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97 年 9 月 19 日

1. 本授權書 (得自 <http://www.lib.ntu.edu.tw/ltheses/> 下載) 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 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 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授權書版本: 20080529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紙本論文书名頁之次頁用)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_____ 組 97 學年度第 _____ 學期取得 碩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傑瑞·史賓尼利少年小說中的衝突與成長-以《小殺手》、《馬尼亞克傳奇》、《星星女孩》為例

指導教授：杜明城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讀者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授權人：陳怡文

簽名：_____ 陳怡文 _____

中華民國 97 年 09 月 30 日

致謝

在台東的日子，是一種享受，從來沒想過重拾學生的身份是這麼的無拘無束，在當了老師以後，才能充分感受到學生能享有的特權如此美好。

走入兒童文學研究所，單純的因為自己長不大，孩子的書，從小一直看到現在總看不膩。進到這裡，發現兒文天地比想像中寬廣許多。

感謝兒文所的師長們營造了一個特別溫馨的環境，林文寶老師對人生態度的豁達、張子樟老師的大俠風範、楊茂秀老師帶有哲思的幽默、杜明城老師永遠說不完的精采故事、游珮芸老師細膩的觀察、吳玫英老師精準的態度，引領我進入兒童文學的世界，打開我的視野，用各種不同的角度去玩味其中的樂趣。尤其要感謝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杜明城老師，在我寫作論文一再陷入迷思的窘境時，老師的耐心與包容是一盞指引方向的明燈。還要感謝我的口試委員游珮芸老師、劉文雲老師不吝惜對我的論文提出指正的意見，讓我的論文能夠更完整。

這三個和同學們一起生活的暑假，認識了一群用美麗、聰慧、溫婉、體貼形容都不夠的認真女子。親愛的室友佳盈、伶怡、怡寧、妙君、嘉玲，無微不至的照料，讓我有歸屬的感覺；錦華、惠玲、世惠、惠琴、心怡、藹苒、宜臻、玉如、曉芸，隨時的關心問候，提供建議與溫暖安慰。與你們共享台東的空氣、美食、星、月、浪濤，是兒文所生涯裡最美好的回憶；和你們互相砥礪，是寫作論文時最難忘的動力。

感謝隨時關心我的進度，給我最多加油的朋友們--孟谷主任、宇瑾、佩怡，不論在工作上或生活上都是我最有力的後盾，化解了我所有的不安與疑惑；桂芳、明正、惠珊、智維、斐瑜，在我最需要時，提供了讓我依靠的肩膀。有你們的陪伴，我可以放膽大哭、開懷大笑，你們的鼓勵，讓我重新拾起了信心，一步一腳印，走出自己的路。

最感謝的是我的父母、怡凡與其他家人們，包容我的任性、支持我實踐自己的選擇，適時的給我抒發壓力的空間，讓我能夠放心的完成自己的夢想，當一個不想長大的兒文人。

兩年的時間，一路走來，除了兒文所的課程之外，我修習了更多人生的學分，因為有你們，讓我的人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我的感激說不完。

世界如此遼闊，夢想的路上有你們相伴，真好！

傑瑞·史賓尼利少年小說中的衝突與成長— 以《小殺手》、《馬尼亞克傳奇》、《星星女孩》為例

陳怡文

摘要

傑瑞·史賓尼利在《馬尼亞克傳奇》中，以傳奇的筆法描寫一位離家的男孩，在追尋家庭價值的過程中，化解了黑白種族對立的故事。《小殺手》一書以獵殺鴿子的主題，呈現了小男孩挑戰既有的社會價值。另一本著作《星星女孩》則是以青少年的學校生活為主題，引出一位不被主流價值所接受的女孩，如何在同儕社會中以不同的方式發揮她的影響力。這三本作品大膽幽默卻不失細膩的手法，多次在兒童讀物的評選獎項中脫穎而出。本論文藉由討論作者塑造書中衝突的場景、主要人物的形象刻畫、價值觀與人際互動，看見作者透過作品呈現對青少年面對衝突時所關注的主題，以及對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的關懷與期待。

小說是現實生活的反映，透過小說能讓青少年在形成自我認同的過程能得到更多情緒與經驗的潛移默化。研究結果發現，傑瑞·史賓尼利的作品中刻畫的自我成長過程，必須經過衝突的產生，作者利用對比的寫作手法，營造作品中的衝突，藉此呈現不同的價值面向，讓主角在衝突中檢視內心的價值，並且確立這些價值對自我的意義。

另外，在衝突的過程中，同儕、父母、與長輩的影響是建立自我認同不可缺少的影響力量。情感的支持與愛的力量，串起了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啓蒙的生命經驗。在史賓尼利小說文本與青少年心理發展的對照中，以另一種角度詮釋小說中內蘊的「啓蒙與成長」價值。

關鍵詞：衝突 自我認同 傑瑞·史賓尼利 儀式

The conflict and growth in Jerry Spinelli's young adult novels Taking *Wringer*, *Maniac Magee* and *Stargirl* as examples

Yi-Wen Ch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bstract

In the book *Maniac Magee*, Jerry Spinelli described an orphan who brings together the black and white races on his journal of finding the value of family. The story of *Wringer* is about a little boy who refused to be the wringer and challenged the social values. *Stargirl* is a story about how a peculiar girl influences her peer schoolmates in an adolescent school-life setting.

The author's bold, humorous yet delicate writing technique has won these three books several children's book awards. By discussing the setting of conflicts as well as the portrait, sense of value and interaction of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books, the focus towards conflicts and the care and expectation for adolescent growth that the author demonstrated through these novels were studied.

A novel is a reflection of real life. It is believed that adolescents develop more emotions and obtain more experiences during their self-identify process by reading novels. Studies indicate that most Jerry Spinelli's works postulate that a self-growing process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going through conflicts. He portrays conflicts with contrast of values which allows the characters in the books to examine the inner value and reaffirm its meaning towards their inner selves.

In addition, influences from peers, parents and elders are crucial in establishing self-identi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nflicts. Emotional support and the power of love give young adults the courage to face their journey of life. In Spinelli's novels, he connotes the value of "initiation and growth" under the portrait of conflicts.

Key Word : conflict, self-identify, Jerry Spinelli, ritual

目錄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方法.....	3
第三節 文獻探討.....	7
第四節 傑瑞·史賓尼利與其少年小說.....	13
第貳章 史賓尼利少年小說中的衝突.....	18
第一節 衝突場景的呈現.....	18
第二節 衝突分析.....	24
第三節 強化衝突的手法.....	33
第參章 衝突下的配角功能與關係.....	38
第一節 同儕的角色.....	40
第二節 父母的角色.....	50
第三節 長者的角色.....	59
第肆章 衝突下的成長歷程.....	64
第一節 疏離.....	66
第二節 探索.....	71
第三節 自我認同.....	79
第伍章 結論.....	86
第一節 傑瑞·史賓尼利的寫作特色.....	86
第二節 史賓尼利作品中的衝突與成長.....	90
參考書目.....	95
附錄.....	99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他不想成爲小殺手」。

翻開史賓尼利最著名的中譯少年小說《小殺手》，開宗明義點出這一句話。這一句話了傳達多少的意義？孩子所擔任的小殺手，要擔負何種殺戮的責任？是何種社會價值，期待並且塑造孩子成爲小殺手？乍聽之下駭人的語氣，是作家的危言聳聽，或者是特殊的手法呈現？這個問題深深吸引著研究者。相信也吸引了許多讀者的好奇心。

美國作家傑瑞·史賓尼利(Jerry Spinelli)的作品，一開始就營造出一個懸疑的氣氛，讓讀者願意跟隨他的筆觸，繼續閱讀文本，探索作品中所蘊含的深意。傑瑞·史賓尼利作品中主角所傳遞出來的疑問，正是讀者的疑問，也傳達了作者的用意。史賓尼利是一位產量豐富的作家，他的作品多以少年生活爲主軸，描寫少年的成長經歷。史賓尼利的作品在台灣出版的中譯版作品只有三本，雖然中譯作品的量不多，但是卻都是作品中多次獲獎並具有重要地位者。這三本作品分別爲《馬尼亞克傳奇》(*Maniac Magee*)、《小殺手》(*Wringer*)、《星星女孩》(*Stargirl*)。《馬尼亞克傳奇》及《小殺手》經常被採用爲課堂上討論的教材，文中呈現的意識型態，引導讀者反思文本中的各種衝突問題並分享價值觀，包括種族衝突、生死問題、對於動物的獵殺、以及親情的影響。《星星女孩》則討論了個人與學校主流文化產生衝突的情境。讀者可以發現史賓尼利的文本提出的思考問題，都與文本中呈現的衝突有關。

少年小說中衝突的處理，是一門書中主人翁及小讀者要一同面對、一起分享的學問。作者在經營情節的鋪陳時，會利用各種不同的情節呈現各式的衝突，除

了營造故事情節的起伏高潮，也設定不同的立場，讓主角與讀者在面對衝突情境時，能夠檢視自己的立場，即使是質疑自己或質疑整個社會，也是一種反思自我價值、思考社會價值觀念，並且建立自己想法的過程。

兒童在家庭的氛圍中成長，首次接觸的價值觀是由家長教養而形成的概念。雖然在大環境下每個家庭的生活可能大同小異，但是家庭中的價值觀在雙親的影響下影響，帶給孩童完全不同的想法與價值判斷。隨著兒童逐漸成長，成為夾在「成人」與「兒童」間的少年，必須要逐漸走出家庭的價值與保護，進入一個可能與家庭價值完全不同的社會文化，在此歷程，青少年會發現家庭價值觀與社會價值觀之間產生的落差。

閱讀是進入世界的另一扇門，進入世界前的「成長」與「啟蒙」則是少年小說引領讀者接觸的一貫主題。在這樣的主題軸連貫之下，史賓尼利嘗試以各種故事敘述面向來呈現成長所遭遇到的問題，包括面對原本熟悉的家庭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差異，以及如何接觸認識社會既定的價值觀點。作家意圖在故事的軸線之中，埋藏著許多在成長過程中遭逢的衝突點，故事的情節能夠獲得小讀者的共鳴，雖然讀者無法親身經歷成長的所有樣態，但在作者的描寫下，讀者可以經由閱讀活動得到更多的經驗，藉此來面對世界，或者是經由閱讀活動來反思自己的想法，建構屬於自己的思考模式與價值。

傑瑞·史賓尼利嘗試在他的作品中刻畫出少年成長過程中遭遇到的衝突問題，這些成長中面對的衝突，使得書中的主角們在自我追尋的過程中備嚐艱辛、難以獲得自我及他人的認同。然而一連串的衝突與困惑當中，這些主角們除了自己以毅力面對之外，也在親人及友誼的陪伴之下，產生了與以往不同心情的抉擇頓悟，頓悟的歷程引領讀者藉由書中角色經驗，類化相似的感情經驗。研究者希望在本研究中探討傑瑞·史賓尼利少年中譯本小說中的呈現衝突的手法，歸納出史賓尼利描繪衝突的寫作特色，並了解作家意欲傳達的成長概念。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方法

一、研究目的

少年時期除了生理上的急速改變，造成心理上必須再次適應外，隨著社會型態的演進，商業競爭製造了大量聲光刺激的消費環境，網路及媒體資訊流通迅速，各種有形的物質比較，以及無形的文化刺激，使得少年成長的過程必須面對更多多元價值混淆與判斷的困境。在此「狂飆」的階段，需要更多的對話出口，避免少年躲入疏離而誤解的世界，產生更多自我認同上的危機。

培利·諾德曼曾提出文學的樂趣，其中包括「為自己找鏡子的樂趣—認同小說中的角色」，以及「逃避的樂趣—至少在想像中脫離現實，並經驗不同人的生活與思想」¹。對於兒童閱讀活動的聚焦使得兒童文學成為關注的焦點，許多教學活動與兒童文學作品產生聯繫，希望能利用兒童文學作品使學生拓展經驗，使兒童文學作品與學生的經驗產生共鳴，在教學上產生引導的作用。於是，故事的題材與寫作的技巧如何引起青少年的興趣，讓青少年得到相似經驗的轉移，是少年小說重要的目標。

諾德曼在《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一書中曾提到艾登·錢伯斯的看法，認為一個好的「故事」，必須兼備對外在（空間）和內在（心理層面）的探索，關於「人格的性別形成」²。傅林統則認為少年小說作家想越過「代溝」，走進少年的心境，必須先了解的是，我們成人往往有一種無意識的盲點，那就是常常堅持下一代的少年和兒童，要成為自己理想的模式³。成功的少年小說，必須從讀者的心態出發，無論是觀察的觀點或者是角色的描寫，從成人作者的筆下都能看到真實呈現的困惑，避免以成人的角度指導少年進入一個既定的行為價值模式，而是

¹ Nodelman, Perry 著，《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台北：天衛，2000），頁 37。

² Townsend, John Rowe（約翰·洛威·湯森），《英語兒童文學史綱》（台北：天衛，2003 年），頁 292。

³ 傅林統，《少年小說初探》（台北：富春，1994），頁 181。

提供讀者開放思索問題的空間。少年小說中許多以成長為主題的作品，便是作者設計主角們面對社會及家庭的衝突，個別呈現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成長歷程。這些衝突的設計，重點並不在於討論衝突如何發生，畢竟社會中的意識型態或價值觀念不容易被撼動，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也有其奧妙之處，設計這些衝突是想要傳達在衝突中青少年的心境調適，希望能讓讀者類化相關的情緒經驗。

史賓尼利在《馬尼亞克傳奇》、《小殺手》、《星星女孩》這三本文本中，皆描寫青少年面對衝突而帶來成長的歷程。在《馬尼亞克傳奇》中，傑瑞·史賓尼利以傳奇的筆法描寫一位離家的男孩，化解了黑白種族對立的故事，故事雖然以跳脫現實、幾近荒誕的傳奇方式呈現，卻明確的引出種族衝突的議題，故事主人翁在追尋家庭價值時所觀察到的不同家庭情況，在主角的心中產生不斷的疑問以及自我思考。《小殺手》一書以獵殺鴿子的主題，呈現了小男孩面對既有的社會價值，卻無法認同社會價值時所面臨的挑戰，面對這些衝突時產生的心理掙扎。另一本著作《星星女孩》則是以青少年的學校生活為主題，引出一位不被主流價值所接受的女孩，如何在同儕社會中以不同的方式發揮她的影響力。

研究者認為這些寫作的題材反映出史賓尼利心目中的某些成長意涵，角色就環境的關係來考量自我，而不是以既定的方式，依不變的性格特質作出反應。文本中的角色藉由克服成長過程必須面對的不安定及不確定感，並且在希望的實現以及理想的破滅之間獲得內心的成長，使他們的自我認同逐漸成熟。研究者希望透過主題與情節的分析，從這三部作品中，尋求出作家在表現手法上呈現的特色與一致性，並了解文本中情節的安排、角色的設計，推論作家安排這些因素的用意，並探討作家欲呈現的主題。研究者意欲了解：

(一)、史賓尼利以何種手法安排衝突的場景與情節？

(二)、文本中的其他角色，在主角面對衝突時，產生何種影響力？

(三)、史賓尼利以衝突情節的設計在小說中傳達出何種成長主題與意涵？

二、研究方法

兒童文學評論家哈克（Charlotte Huck）指出：「書的主題顯示了作者寫作故事的目的。」⁴她認為主題是作者要傳達給兒童讀者的重要訊息。這顯示了讀者參與文本解讀的重要性，讀者在閱讀與詮釋故事之間，能夠細心檢視作者所要傳達的主題與結構是否產生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將主題以合乎邏輯並使讀者信服的故事傳遞出來。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曾提出「作者已死」的觀點，也就是文學作品在出版之後，會經由不同讀者的閱讀，賦予作品不同的意義及生命。因此，文學作品被稱之為「文本」而非作品。文本只有經過閱讀，透過讀者內心的詮釋才能產生意義。文本分析法的使用，是以比較客觀及多元的思維看待文本中所傳遞出的各種面向。也就是說，文本分析法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故事的內涵，更能將讀者被動者的角色轉換為主動，積極去探索文學作品中的意義。兒童或青少年文學作品的作者，絕大多數是成人，這些作品也因為與兒童及青少年的生活有密切的關聯，才能引起青少年的共鳴。

於是研究者在史賓尼利的作品研究中，採用「文本分析法」，以主題與情節分析的方式，分析史賓尼利的三本作品《馬尼亞克傳奇》、《小殺手》、《星星女孩》。以分析史賓尼利呈現手法的特別之處，呈現文本閱讀與分析的文學性探索為主。

本論文採用的研究文本為智茂出版《馬尼亞克傳奇》、小魯文化出版《小殺手》及旗品文化出版《星星女孩》等中譯本。選擇中譯本為研究對象的條件設限，主要是因為台灣的讀者較易閱讀到中譯文本，此三本中譯本之呈現手法也有作者的一貫特色。中譯本將無可避免產生語言及文化差異等問題，研究者將於必要時

⁴ Nodelman, Perry 著，《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 75。

對照原文作品，希望能詳實呈現作者於原著中所表現之內涵。

本文固然有其侷限性，但仍希望藉此研究一窺史賓尼利寫作手法的特別之處，並了解作者欲傳達的成長概念，雖然不能全面性囊括成長過程中會碰觸到的所有主題，卻能在其中擷取某些能引起讀者共鳴、使讀者深思的片段。在文本分析的同時，亦會參考與本文論題相關的文獻資料，與文本內容相互比較對應，企求本研究在文本分析時的論點能更為清楚完整。



第三節 文獻探討

兒童與成人的概念，可追溯自印刷術發明後的五十年間，因為印刷術的發明，始有童年概念的正式誕生，在尼爾·波滋曼（Neil Postman）《童年的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一書中，他分析童年概念的源起，並假設是兒童為七至十七歲的一個特別需要養育及保護的特別團體，始得追尋兒童概念的歷史。因為童年概念的建構與教育的普及性，使得文字在人類社會帶來新的文明，到現代有兒童文學甚至是青少年文學，為不同階段的兒童以文明的方式教育開化他們的心智，隨之演變到目前是更重於透過娛樂性質來輔以淺移默化兒童的成長⁵。

成長小說的原文名詞為 *Bildungsroman*，始於歌德之作品《威廉·麥斯特的學習年代》（*William Meister's Learning-year*），本為「教育小說」（*Novels of Education*）之意。少男成長主題從十九世紀英國的小說開始呈現，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孤雛淚》、《大希望》、《塊肉餘生錄》等，以及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頑童流浪記》、《湯姆歷險記》、《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較晚期的美國作家沙林傑（J. D. Salinger）的《麥田捕手》，及愛爾蘭作家喬伊斯（James Joyce）的《青年藝術家的畫像》，皆被認為是成長小說的經典。這些作家的作品自傳性色彩濃厚，作者更企圖在作品表現明顯的道德觀，狄更斯筆下的主角皆為道德完美之人，喬伊斯將成人過程的生理發展描寫為心理與道德的發展，由被動的轉變為自我覺醒，沙林傑透過青少年的視野批判成人世界的道德觀念與偽善，喬伊斯筆下的內心掙扎來自於人我利益衝突造成的自我內心掙扎⁶。

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對戰後生活痛苦的複雜面向，文學作家寫作時開始顯示出現代主義預言後現代對疏離與去中心化的反應。兒童文學的文本呈現出成人

⁵ Postman, Neil, 蕭昭君譯。《童年的消逝》（台北：遠流，1994），頁 47-60。

⁶ 吳文薰，〈女性成長之孤獨、希望與自我覺醒—從凱瑟琳·帕特森三本作品談起〉（台東：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 13-17。

與兒童開始尋找存在理由之隱含的權力關係，這些對世界成人價值體系提出的拒絕或質疑，不斷的呈現出對於個體獨立存在的追求。特定青少年讀者的群體因為出版業者進行市場區隔而被劃分出來，對他們不同的需求，展現在一九六〇年代起的青少年小說中，描繪的是挑戰主流的社會價值、以及核心家庭的解體⁷。在著名的成長小說《麥田捕手》中，沙林傑便是利用青少年成長中遇到的種種價值衝突，呈現叛逆精神和青少年對於價值認同的恐慌，這樣的作品探討青少年時期的種種不安，面對成人世界的虛假而衝擊內心的理想，儼然成為成長小說的始祖。

二次大戰以降，美國文化的改變，造成青少年認同的危機，在沙林傑寫作的年代，美國青少年面對的也許是性的焦慮以及社會功利帶來的虛無感，但是近二十年來，美國青少年更必須面對的是家庭問題所帶來的焦慮，包括貧窮、父母離異、無家可歸、飢餓...等，除了青少年基本生活安全的問題之外，仍有許多歧視、文化不適應的問題。青少年文學中呈現出的種種衝突面向，作品中談論的「禁忌」問題，不只是衝突的營造而已，僅是真實呈現當代美國青少年生活的一小部分⁸。由此可見成長小說的重點在於呈現社會真實面貌的縮影，反映作家對當代青少年生活的觀察與思考。

評論家佛斯特認為小說的骨幹是故事。故事是小說的基本，發生在佈置好的時間、地點、以及人物，如同日常生活一般具有時間性，但小說中除了日常生活之外，更傳遞了作者的觀點——人物性格、情節、想像、價值觀等，這是小說中較高的層面，是一種「價值生活」。但故事與情節的不同點為何？佛斯特認為，故事僅為情節的基礎，呈現了時間的順序。情節的重點不在於時間的順序，而是在於故事之中的「因果關係」，相對於故事，情節增添了讀者能猜測、期待的神秘成分。文學作品中安排的衝突現象，是情節的一種。陳碧月認為：製造這些「因

⁷Thacker, Deborah Cogan & Webb, Jean, 《兒童文學導論-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台北：天衛，2005)，頁 164-166。

⁸吳文薰，《女性成長之孤獨、希望與自我覺醒-從凱瑟琳·帕特森三本作品談起》，頁 17-18。

果關係」的主角，就是置身於「衝突」之中的「人物」，人和人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的糾葛，造成事件的發生⁹。在這樣的情節設計之下，不但能製造出角色的人格特徵，也能製造出高潮起伏的各種對立面，藉此傳遞作者所要表達的主題。

兒童文學雖不似成人文學來得複雜，但仍屬文學領域中的一個分支，多數文學理論在兒童文學中也適用。在兒童文學的表現上，小說的篇幅長度及架構會因為讀者是兒童，相對的縮短篇幅，人物情節內容也不若成人小說來的複雜，但就小說而言，仍不脫離其基本面向。

小說安排各種衝突是角色之間互動的一種形式，青少年文學評論家 Lukens 指出衝突是情節最重要的特徵，有了衝突，人物的個性便能充分展現。他將青少年小說中常出現的衝突模式分為個人與自我（person-against-self）、個人與社會（person-against-society）、個人與個人（person-against-person）、個人與自然（person-against-nature）四種模式¹⁰。個人與自我的衝突主要描寫主角內心的自我掙扎，在這種類型的故事中，主角為了達成某個目標，對抗內在的衝突與個人的傾向。個人與自我衝突的故事常會延伸為個人與社會的衝突，由於生活環境的不適與壓力，故事中的主角常徬徨於兩難之中，在內心掙扎之後轉而變呈個人對抗社會。個人與個人的衝突指兩個角色力爭同一個目標，或者角色之一決心阻止另一角色達成目標。個人與自然的衝突則是主要敘述主角與自然力量的抗爭¹¹。文本中主要衝突的營造，通常會造成角色生活狀態的改變，角色必須調適生活的型態以面對衝突或適應衝突，也可以說是衝突扭轉了角色的人生方向。

青少年文學作品中有諸多呈現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的衝突主題。家庭的變化、人與社會的衝突、尋求內心的自由等，都可以視作衝突手法的呈現。研究者認為，這些成長小說，並不特定描寫人們某一段年齡中的成長，而是著重於書中的主人

⁹陳碧月，《小說創作的方法與技巧》（台北：秀威資訊，2003），頁 133。

¹⁰Lukens, Rebecca J.。 A Critical Handbook of Literature for Young Adults. (New York: Harper, 1995.) P.65-69

¹¹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台北：天衛，1999），頁 68-73。

翁在經歷人生不同的經歷之後，所產生的經驗或心靈變化。心理學家艾瑞克森發表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談到青少年發展時對於認同的重要性，他認為進入青春期之後，青少年感受到生理上的變化，並逐漸意識到自己即將成為大人。這時期的青少年傾向以反叛權威、抗拒威權的方式，來證明自己有能力成為大人。但是另一方面她們也開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並對自己到底將成為什麼樣的大人，能在社會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產生疑問與焦慮。在思考、探索的過程中，青少年如果能逐漸認清自己的能力、興趣、目標，也能了解社會的運作本質，便逐漸能接受有長處也有短處的自己，也為自己將來如何在社會上安身立命描繪出一個願景¹²。這時期的「認同危機」正是造成青少年在社會適應上產生心理困難、而徘徊在自我認同與角色混亂之間的狀態¹³。當青少年能夠將「自我狀況、生理特徵、社會期待、以往經驗、現實環境、未來希望等六個層面的知覺，統而合之，形成一個完整和諧的結構，使個人對『我是誰』與『我將走向何方』的問題不再感到迷失與徬徨時¹⁴」，就完成了自我認同。由此可知，這個階段的青少年需要大量接觸不同的經驗，讓自己能夠有更多思考的面向。

青少年文學評論家 Lukens 根據文學的功能，將青少年文學界定出「閱讀的樂趣」以及「認知上的瞭解」兩大功能¹⁵。在閱讀中尋找樂趣，是讀者期待能夠跳脫平日的生活，尋求一種想像的情境。再者，了解的層面包括了對各種形式的經驗、生命中的矛盾衝突、社會的面貌等等的了解。在青少年文學作品中呈現的衝突，可以將之視為對現實社會中各種事件的體驗，刺激書中的主角們探索各種不同的可能性，也逐漸認清自身的能力與侷限。更重要的是累積與社會互動的經驗，類化為自身的經驗，達到與社會互動的結果，並認識自我的形象。作品中各種衝突的面向帶領出來的成長歷程，將青少年小說傳達出來的涵義定調為「啟蒙

¹²王震武等合著，《心理學》(台北：學富，2001)，頁 59~60。

¹³張春興，《教育心理學》(台北：台灣東華，2004)，頁 125-133。

¹⁴張春興、林清山著，《教育心理學》(台北：台灣東華，1989)，頁 219。

¹⁵ Lukens, Rebecca J.。 *A Critical Handbook of Literature for Young Adults*. (1995) P1-3

與成長」，無論是寫實的社會經驗、或者是脫離現實的想像界，角色都可以在面對衝突的過程中，表現出對希望的追求以及自我的認同。

國內對於傑瑞·史賓尼利的作品相關的碩博士論文研究極少，研究者搜尋國內碩博士論文發現，相關的研究有以下兩篇：

在少年小說的文本分析研究方面，國內研究者楊隆吉曾以《小殺手》作文本分析，研究文本中呈現的同儕相處現象。在《小殺手》這本作品裡，團體和主角個體是主要刻劃的兩個世界，由這篇作品可以感受到主角由跟隨團體、懷疑、矛盾，直到突破內心困境，作出自我抉擇的心路歷程，是一篇反映少年成長的典型作品。楊隆吉藉《小殺手》為分析文本，以同儕互動為主題作探討，呈現少年小說中的同儕互動情形、作品裡同儕關係的對比以及同儕互動對彼此的影響。從《小殺手》裡關於同儕互動的若干討論，嘗試從作品中找出關於「同儕」在少年閱讀環境中所呈現的樣貌，作品中的少年主角可能和讀者產生什麼影響，對照出《小殺手》「同儕互動」表現在作品中的價值。楊隆吉之研究可以作為本研究部分同儕互動情形之重要參考資料。

但楊隆吉的研究認為史賓尼利在《小殺手》的寫作手法與人物配置上，移除了成人的影響力，縱觀作品全貌，研究者發現作者並非移除了成人的影響力，而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呈現成人對於青少年形成認同的影響，在作品中呈現的其實是主角在家庭與同儕兩種不同關係之間的對照，故本論文除了討論同儕對主角形成認同的影響之外，另外也將針對父母親及其他角色對主角形成認同時，產生何種價值觀念上的影響，以及情緒感受的支持。

林慧玲於《少年小說中寄養家庭的調適—以「紐伯瑞兒童文學獎」得獎作品為例》中也談到《馬尼亞克傳奇》中的馬尼亞克在不斷的逃跑與變換居所中，遇到的衝突並進行的心理調適歷程，追尋的是深沉的自我內化，並且充滿了獨立主

動的特質，在這種歷程中，研究者發現書中角色在面對自我角色定位困擾、社會角色定位產生衝突時會有的因應策略，並從衝突中尋求穩定而持久的適應，使得角色能夠找到明確的方向，並蛻變成長。

林慧玲的研究重在討論馬尼亞克尋求家庭過程中的心裡調適歷程，對於角色互動之間的影响較少著墨，而馬尼亞克在面對衝突時，最直接的便是其他角色對他行為的反應，造成馬尼亞克想法上的改變，本研究將對此加以討論。

這些研究都經由討論不同的少年小說，意欲研究少年小說中呈現的成長模式，例如與同儕相處、以及面對衝突產生的調適歷程。對於本研究欲探討史賓尼利在描繪衝突問題的特色有其參考價值。



第四節 傑瑞·史賓尼利與其少年小說

傑瑞·史賓尼利 (Jerry Spinelli) 於 1941 年 2 月 1 日出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是家中的長子，從小的閱讀經驗給他帶來很大的樂趣，但是他更愛的是運動，足球、籃球、棒球都是他喜愛的運動項目，而且他表現得很好。他承認在他的作品中，他經常將自己對運動的經歷融入其中¹⁶，例如在《馬尼亞克傳奇》裡，馬尼亞克因為在一位三振所有打者的投手手上打出一支全壘打，而成為英雄式的人物。在《星星女孩》中，也可以看到校園中青少年對球隊、球賽、啦啦隊表演的狂熱投入現象。

史賓尼利除了在運動方面的傑出表現，在運動場外，他是個靈巧而有計畫的男孩，他常違反規則，但是從來不會被處罰，他也是學校中表現良好的學生。但是史賓尼利需要一些驕傲之外的沉澱，在初中的時候，他是個安靜的學生，甚至很少大笑，他常寫詩、做白日夢、沉思、質疑觀察到的各種現象。諸如此類的習慣，訓練了史賓尼利的想像力，也是成為一個作家的最好訓練。

但是升上高中以後的經驗，對史賓尼利來說是心靈中的一大挫折，課業對他來說變得艱鉅，在其他的運動比賽中，他了解到自己並不能成為一個優秀的運動員，於是他感覺自己從最有名的人變成「甚麼都不是」，這樣的心理落差讓他十分沮喪。同時他必須離開自己住了十年的家，遷居到鎮上的另一個地區去，他損失了一個熟悉又有安全感的避風港。這些經驗，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讀到相似的影子，童年的經驗，是史賓尼利寫作的重要要素，心理的感觸、創傷、感受都寄託在不同的角色設計裡，讓讀者可以看到類似的經驗，並產生共鳴。

史賓尼利在高中就讀的時候，有一次觀賞完一場勝利的球賽深深感動，寫了一首詩紀錄下心中對球賽的感觸，他把詩拿給父親過目，父親看完後替史賓尼利

¹⁶ Seidman, David. *Jerry Spinelli* (2003) P.12。

將詩投稿到當地的報社，當這首詩刊登在報上時，得到讀者熱烈的迴響，傑瑞當下了解到他長大要當一位作家的志願。史賓尼利在 1964 年獲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寫作碩士學位，畢業後，他一邊擔任雜誌編輯，仍然夢想著要成為作家，在工作之餘，他開始寫作的是成人小說，但是作品一直沒有得到出版社的青睞。

在此同時，史賓尼利也遇見了他人生的伴侶—艾琳(Eileen Mesi)。兩人於 1977 年結婚，艾琳也是一位作家，史賓尼利的寫作生涯受艾琳與家庭的影響很大，兩人組成的家庭以及養育的孩子經常帶給傑瑞寫作的靈感。

有一天，史賓尼利上班前從冰箱拿出了他的午餐袋，裡面有未吃完的炸雞，但是當他打開午餐袋一看，雞肉都被吃完了，只剩下骨頭，雖然不知道是誰，但是他能確定的是，他的其中一個孩子吃掉了他的炸雞。史賓尼利想像自己面對著吃掉雞肉的這個孩子，他開始著手寫一本關於這個想像的書。因為這本書的主角是個十三歲的男孩，所以在故事完成以後，出版商要史賓尼利當成兒童刊物試著出版，於是在 1982 年，史賓尼利 41 歲的時候，他終於成為了一個作家，而且是兒童文學作家，雖然成為兒童文學作家並不是他的初衷。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兒童小說《太空站七年級》(*Space Station Seventh Grade*) (暫譯)。有趣的是，這位吃掉雞肉賦予他靈感的孩子到底是誰，他始終沒有找出答案。從此以後，史賓尼利的作品得到了讀者與出版界的肯定，更多次獲得兒童文學獎項，奠定了傑瑞在兒童文學界的地位。

他和艾琳的六個孩子經常是作品中的角色，在他的第二本小說《誰把頭髮放在我的牙刷裡？》(*Who Put that Hair in My Toothbrush ?*) (暫譯)也是根據他自己孩子的形象寫成的，這是一個關於手足之間互相競爭的故事。青少年可以很容易融入史賓尼利的作品，因為他通常都是以孩子的觀點來敘寫故事。而《誰把頭髮放在我的牙刷裡？》幽默的呈現了許多手足之間事件，也描述了許多手足間的感情。史賓尼利也會從周遭的報章文章上取得故事靈感。他讀了一篇關於一個女

孩對抗自己高中裡的摔角隊的報導，寫成了《在我扼臂下的女孩》(*There's a Girl in My Hammerlock*) (暫譯)，描述了一個女孩加入高中內全由男性組成的摔角隊，與輿論對抗的故事。另一本書《小殺手》的靈感也是來自於一篇報導。

勇敢的主題在史賓尼利的作品中通常是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在《墜毀》(*Crash*) (暫譯)中，他描寫一個明星球員勇於挺身而出，對抗學校中的霸凌(bully)行爲。在《馬尼亞克傳奇》裡，他也描寫了孤兒杰弗里·馬吉試圖融合族群觀感的努力。就像杰弗里·馬吉一樣，史賓尼利書中的許多角色是在問題中掙扎的憂傷男孩，《圖書館卡片》(*The Library Card*) (暫譯)記敘了一張圖書館卡片如何影響四個人的故事，這四個人之中有兩個叫 Mongoose 和 Sonseray 的男孩，他們掙扎著尋找自我認同與生活目的。在《輸家》(*Loser*) (暫譯)這本書之中，史賓尼利呈現了一個在同儕中被視為失敗者的男孩 Zinkoff，即使大家總是以歧視的眼光看他，他卻仍然以正面積極的態度處世，希望讓大家更了解自己。另一本作品《馬利筋草》(*Milkweed*) (暫譯)同樣呈現了無家可歸的孩子展現出勇敢的主題。

《馬尼亞克傳奇》與《小殺手》兩部作品皆曾獲得紐伯瑞文學獎的肯定，《星星女孩》也曾獲 2001 年美國圖書館協會年度最佳青少年讀物獎。目前史賓尼利的所有著作共有二十七本之多，以傑瑞四十一歲才出版第一本自己的作品看來，也是一位多產的作家。

史賓尼利於 1990 年出版《馬尼亞克傳奇》，書中使用了許多童年的回憶作為寫作素材。馬尼亞克對老人的愛，源自作者對祖父的感情。作者對運動的常識塑造了馬尼亞克在運動上的勝利。在史賓尼利生長的年代，種族問題也是社會上令人關注的焦點，但是在史賓尼利十歲的時候，他成爲一個打破黑白色彩界限的運動員，他說：「黑人不再是黑人，而我也不再是白人，取而代之的，我們是隊友或是敵人，從我們的球隊制服顏色來判斷，而不是我們的膚色」(研究者譯) (“

【Blacks】 ceased to be black and I ceased to be white. Instead we were teammates or

opponents, identified by the color of our uniforms, not of our skin.”)¹⁷。這一段特殊的經歷，自然成爲《馬尼亞克傳奇》中靈魂的重要架構。馬尼亞克就如同年輕的傑瑞一般，看不見種族的差異，也無法了解白人與黑人之間相互排斥的原因。

《馬尼亞克傳奇》在九〇年代出版，雖然這個年代早該是個人人平等的年代，但民族與種族之間的議題，卻仍然在許多地方繼續發酵，也是無論大人小孩都能感受到的衝突。極少作家願意在少年小說的題材上碰觸這個話題，直到《馬尼亞克傳奇》1991年贏得紐伯瑞文學獎，肯定傑瑞·史賓尼利在處理這個議題上的努力，他以寫作傳奇的手法，把種族衝突的議題放入少年小說的主題之中。傑瑞·史賓尼利勇敢的啓用種族衝突的文字，不避諱的擺入各種對文化歧見的形容¹⁸。趙映雪認爲：

讀《馬尼亞克傳奇》，要用一種欣賞的角度。就像你讀三國演義或西遊記一樣，明明知道故事是渲染或捏造的，但是仍固執樂意的相信，孔明能借東風，七十二變的孫悟空會大鬧天庭和地府。有了這層認識，《馬尼亞克傳奇》便是一本難得的好書¹⁹。

因爲是「傳奇」，發揮真假混雜其中的紀錄與渲染手法，讀者可以決定自己看待這個傳奇的態度。史賓尼利用傳奇的誇張手法，卻寫實傳達了難以想像的種族對立衝突。除了種族對立之外，他也在這本書中傳達了對無家可歸孩子的重視，表現了自我生存的主題。

《小殺手》的呈現手法與《馬尼亞克傳奇》截然不同。史賓尼利受到一則射殺鴿子的新聞報導啓發，運用兩則新聞稿作爲故事的開始與結束，兩篇報導串起了這一個故事，使讀者一方面感受到新聞事件般的真實可信，同時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報導與真實事件間存在落差的強烈對比，在新聞事件的背後傳達一個類

¹⁷ Spieman, David. *Jerry Spinelli*. P.14。

¹⁸ 《馬尼亞克傳奇》，作者介紹，頁12。

¹⁹ 《馬尼亞克傳奇》，導讀，頁16。

似寓言的故事。趙永芬認為這種創新的結構開闊了讀者的想像空間，也增加對週遭人物及事件的敏感度²⁰。將溫柔的元素、寵物的故事以及血腥的大眾慶典結合的手法，給讀者帶來震驚的感受，也傳達了感動。在故事中，主人翁波馬害怕生日的情緒，正是史賓尼利青少年時期害怕被徵召入伍的情緒投射²¹，因為過了生日之後，如同史賓尼利本身要被徵召入伍般，擔負起社會賦予的重責大任，不論願意與否，波馬也要接受社會價值與習俗的徵召，進入擔任小殺手的行列。

史賓尼利曾說太太艾琳是他的「星星女孩」，他把自己對艾琳的感覺轉化為《星星女孩》中里歐對星星女孩的感覺：「她教我學會狂歡，學會驚奇，她教我歡笑。我的幽默感並不輸任何人，但害羞、內向的我總是表現得很含蓄：中規中矩的微笑。在她面前，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仰頭大笑。」²²《星星女孩》的故事受到舞台劇「Ondine」的影響很大，這齣舞台劇是描述一個衝動的青少年愛上水精的故事²³，水精直率、善良、令人開心的性格就成為星星女孩的特徵。但是當這樣瘋狂的行徑造成了李歐的困惑，當同學們用規避來反應他們對星星女孩的想法時，李歐必須做出困難的抉擇，星星女孩也在這個過程中完成自我形象的確認。

從史賓尼利的寫作題材選擇看來，他是個貼近讀者經驗的作家，將自己成長中感受到的各種情緒融入在故事情節裡，表達了對青少年成長主題的關注。在他的作品中也能看出作家著重於個人與環境的互動歷程，討論層面涵蓋了認同危機、情緒反應、自我實現等概念，通常青少年難以掌握這些抽象、複雜的問題，但透過分析作品中人物的行為與形象，能協助青少年更具體的掌握個人與社會脈絡的互動情形。

²⁰ 《小殺手》，導讀，頁 16。

²¹ 同上註，頁 54。

²² 同上註，頁 26。

²³ 同上註，頁 58-59。

第貳章 史賓尼利少年小說中的衝突

第一節 衝突場景的呈現

「場景」是青少年小說情節發展的空間背景，情節進行的依據，人物在此空間活動，金健人認為：

小說結構，是以細節為最小單位，縱可以事件為結構中心，言事件的時間關係串聯細節，體現各種涉現象之間的因果聯繫；橫可以場面為結構重心，按場面的空間關係並聯細節，突出各種社會現象之間的特徵對應；還可以縱橫交錯，在時空並進；人物與情節的交相發展中，上下幾千年，縱橫數萬里，自由地表現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非常廣闊的生活場面，非常複雜的社會關係以及非常隱密的心理活動等各層面上，調動各種表現方法去進行藝術組接。²⁴

張清榮根據金健人的說法，指出小說的結構背景分別可從「時間」、「空間」、「時空交錯」三方面來呈現，由於研究文本中並無時間錯置的設計，研究者欲討論的是作者對於空間的描繪手法，因此將重點放在「空間」的範疇加以討論。張清榮認為，「場景」即是少年小說情節發展的空間背景，是情節進行的依據，人物附著的空間，因此「場景」包含「環境」（時空）、「場地、景物」（狹義的場景）、「場面」（人物、細節）三大方面，可以告知讀者小說的發生地點，促進情節的發展，塑造少年小說的氛圍，也可以映帶少年小說人物的心情，烘托人物的身分²⁵。方祖燊在《小說結構》提出小說中許多主要的故事情節的發展，人物的塑造，不能專靠平鋪直敘的描寫，必須讓小說裡的人物在「真實的人生舞台上活動」，因此，小說家必須描寫人物生存和活動的環境，因為人物生活的外在世界（環境）

²⁴ 金健人，《小說結構美學》（台北：木鐸，1995），頁8。

²⁵ 張清榮，《少年小說研究》（台北：萬卷樓，2002），頁251-252。

和內在世界（心理）是息息相關的²⁶。

換言之，場景對於少年小說之重要，是在於場景能夠在人物活動之外，增強人物心理的作用。由於史賓尼利寫作之三本文本之主要場景，皆設定於現實環境之中的人類社會，故研究者將對於三本文本的主要場景呈現出的社會環境與氛圍加以分析。

《星星女孩》的故事發生在亞利桑納州的邁卡中學。真實世界的亞利桑那州地理環境可以區分為科羅拉多高原、高山及沙漠三個部分，由科羅拉多河貫穿其中。有一種說法認為，亞利桑那州的名字是從西班牙語的「árida zona」發音演變而來的，意思即為「乾燥不毛之地」²⁷。邁卡中學在沙漠中的邁卡市中，邁卡市是一個因為電子商業園區而發展出的集中城市。這座城市被群山和沙漠包圍，巨型仙人掌是沙漠中最常出現的植物，也不時出現在住宅區中。史賓尼利利用了許多的篇幅描寫沙漠中的景色，植物、以及沙漠中的色彩變化，沙漠中出現的巨型仙人掌，彷彿是孤寂的象徵，孤單的指向天空。阿奇老師有問題的時候，會象徵性的詢問自家後院仙人掌先生的意見，仙人掌先生如同大自然的智者般，散發出一股莊嚴氣質以及王者之風。星星女孩花許多時間在沙漠中的魔法地自處，和自己對話，也是在巨型仙人掌下進行靜坐和冥想的活動，看似孤寂的沙漠中，卻因為許多沙漠植物的生長傳達了生命力。史賓尼利設計沙漠中的自然景觀，在直觀之下雖然帶來一種孤寂的心境感，卻蘊含了生命無限的韌性，星星女孩在其中怡然自得的模樣，也襯托出星星女孩與眾不同的形象。

相對於沙漠中呈現的寂寥印象，邁卡中學幾百個學生的場面，應該是熱鬧無比的，但是史賓尼利企圖在對邁卡中學的描述呈現出這個團體想法上的僵化：

²⁶方祖燊，《小說結構》（台北：東大，1995），頁 458。

²⁷ 引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5%88%A9%E6%A1%91%E9%82%A3%E5%B7%9E>
2008.8.14

邁卡中學—簡稱邁中—並不是培育另類作風的溫床。當然啦，多多少少還是有一些特立獨行的異類，不過最起碼我們都穿著一樣的服裝，說一樣的语言，吃一樣的食物，聽一樣的音乐；即使是怪胎和書呆子，身上也都帶著邁中的標記。倘若我們不小心太突出了，就會立刻像橡皮筋一樣彈回原位。(10)

邁卡中學中的風氣是害怕突出與異化，許多的意見，用匿名以及耳語的方式傳遞，學校中的走鵝公佈欄中經常性的公佈關於星星女孩的消息，表示有人在暗中觀察星星女孩，甚至以監視的心態來挖掘所有關於星星女孩的秘密。史賓尼利描寫校園中青少年的意見時，除了校園意見領導者希拉莉表達的言論之外，其他的人沒有把意見表達出來，卻選擇在公佈欄張貼批評的意見紙條，私底下形成共識，還有許多認為星星女孩是異類的故事如同野火般在學生群中傳開。雖然校園環境中應該充滿了生命力，這些生命力卻在耳語流傳的冷漠環境、以及害怕成為異類的團體氣氛中被扼殺了。群體意識孤立星星女孩以及李歐的場景多次的出現，在全校決定與星星女孩冷戰時，沒有人和星星女孩說話，沒有任何眼神的交會，沒有任何碰觸，也沒有任何喧嘩聲，四週的空氣彷彿凝結成霜，傳遞一種陰森森的感覺。這樣的規避活動「就是這麼發生了，如火如荼的展開(107)」。學生們在學校裡放話，傳遞出的敵意非常明顯，將星星女孩塑造成全民公敵的形象。史賓尼利用這樣的筆法，描寫校園裡緊張的氣氛，和沙漠中的景象產生極大的對比，校園裡雖然人數眾多，但是星星女孩走入其中，卻如入無人之境，沙漠中的景象雖如不毛之地，但星星女孩在其中如魚得水，這樣的呈現方式將星星女孩無法融入團體生活的感覺傳遞給讀者。

《小殺手》的故事場景建構在一個崇敬暴力價值的社區。社區的公園設計的用途直接傳遞出來的即是溫柔與野蠻的對比。社區的公園提供兒童們遊戲玩耍，應該是充滿歡樂以及溫馨的氣氛，但是這個公園的維護費用，來自於每年一度的射鴿大賽，主辦單位提供五千隻鴿子供人射擊進行比賽，比賽收取的費用即用於維持這個四十英畝大的公園。社區中年滿十歲的男孩，必須在射鴿大賽中擔任小

殺手，負責扭斷被射落鴿子的脖子。在史賓尼利的敘述中，家庭節日充滿了嘉年華的歡騰，有節慶與野餐的氣氛，公園成了奇幻之境，空氣中瀰漫著美食的味道，到處都是有趣的攤位與遊樂設施，兒童四處玩耍，在這樣的節日卻伴隨著火藥的味道，以及不斷發出的爆裂聲。史賓尼利用喧嘩的手法，將別人感到歡樂的場景，和波馬的心情成爲強烈的對比，因爲他連到公園遊玩都會覺得恐懼，感受不到這種歡樂，烘托出主角波馬對於即將擔任小殺手的不安。除了聲音與氣味烘托出的對比之外，史賓尼利更描寫豆豆與其他小男孩對於成爲小殺手的期待，五歲的杜阿瑟（也就是後來的豆豆）乳牙都還沒有換掉，還未長大的他不被允許進入射擊場，卻一再進入球場追趕受傷的鴿子，並扭斷了鴿子的脖子，還將屍體帶回家展示。波馬十歲這一年，另外一位出現在公園中的小男孩，模仿著射擊鴿子的聲音，並說出要成爲小殺手的期待。這些話語出現在未滿十歲的童稚臉龐上，史賓尼利將兒童的歡樂的容顏與對殘忍血腥的追求結合在同一個畫面上，呈現出殘酷與溫柔的反差。

波馬家陳列的獎盃，與波馬家中的氣氛同樣產生格格不入的效果，獎盃褒揚的是殺戮的榮耀，放置在起居室中，波馬不識字時以爲獎盃旨在表達對鴿子的愛，認識字之後卻發現，這是父親贏得的射鴿大賽神槍手的獎盃，這樣的場景讓波馬深受打擊。這個場景的對比，暗示著波馬父親對「殺鴿大賽」的態度，父親不但認同殺戮的價值，更是執行殺戮活動的佼佼者，給予讀者一種閱讀時預設的立場，營造波馬家中的氣氛，傳遞一種對波馬成爲小殺手的期待。他感受到「他的生活受到某種打擊，時間變成一個滑板道，而在下面等著他的是他的十歲生日。(68-69)」在他心中，成爲小殺手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結果。這個預設的立場營造波馬面對衝突時遭遇的另一種壓力。

《馬尼亞克傳奇》中顯而易見的是黑與白分界的場景，兩種不同膚色的人群隔著荷克托街比鄰而居，卻壁壘分明，這條分界線西區是白人的社區，東區則是黑人的社區。兩方面的人不輕易越雷池一步，於是誤解與歧視在其中充斥著，甚

至演變成爲仇視。作者利用黑白雙方對彼此生活誤解的描述，赤裸裸的呈現出一些在種族衝突中禁忌的用語，表現出雙方的誤解以及可笑的既定印象。只有馬尼亞克是例外，他不在乎這條黑白分界線代表的意義，每當馬尼亞克跨越這條界線的時候，都會出現旁觀者在街道旁排成一列目送馬尼亞克的景象。格雷遜老人對曾住在黑人社區的馬尼亞克提出的疑問，是雙方誤解之下的產物，他對黑人社區完全沒有概念。第十五章描寫馬爾斯對於馬尼亞克挑釁的動作，以及第三十八章描寫麥克納波家設計的戰爭遊戲，也都是誤解的意識型態下產生的行爲。許多孩子在成長期間經常聽到的話語是對別的種族輕蔑的稱呼，以及毫無道理的敵意，產生了日後種族主義的行爲。文本中史賓尼利用誤會來層層推進黑白種族之間的緊張氣氛，正是這樣一個社會價值的縮影，成人們傳遞冷漠的概念，孩子們缺乏互動，對彼此之間的認識不足。史賓尼利用這樣的氛圍呈現出黑白界線的牢不可破，馬尼亞克面對的價值衝突，也如同荷克托街切分出的界線般不易被撼動。

荷克托街是一條明確的種族分界線，史賓尼利設計這條分界線之後，卻又試圖抹去這條分界線所製造出來的差異。作者在這條種族分界線兩端另外描述了三個家庭情況的對比，史賓尼利呈現了在黑人社區中比利家父母與手足間互動的情形，白人社區裡則描述了皮克維爾家紛亂卻具有向心力的感情，在兩家的家庭描述中史賓尼利特意消除了黑白的差異，不論種族，都傳遞出充滿愛的家庭氣氛，兩家的生活方式、父母的態度、家居環境皆與麥克納波家的家庭情況產生了很大的對比。馬尼亞克在分別接觸到這些家庭時，不但能夠體驗到家庭的溫暖，也刺激馬尼亞克再次思考黑白膚色的差異與價值。

方祖燊指出，氣氛（atmosphere）一作氛圍，是表現某一個環境的情調與色彩，都含有人們的感情或意緒在內。他認爲電影製造氣氛的手法，利用燈光音樂和拍攝手法來製造畫面的明形暗影，創造貼合劇情需要的一種氣氛，加強劇情效

力，激刺觀眾心靈的感受，這樣創造氣氛的手法是小說寫作時可以參考運用的²⁸。

研究者歸納三本文本呈現的場景特色後發現，雖然這三本文本的場景皆設定在現實環境之中，史賓尼利卻擅長利用社會場景的設定，利用四週氛圍的對比，展現出群體意識型態非常強烈的社會團體，讓角色進入之中直接面對個人觀念與團體想法上的衝撞，團體的意識的描寫營造了社會中一種超現實的氛圍。胡亞敏將環境在結構中的功能與情節、人物的關係分為三類，分別是象徵型環境、中立型環境以及反諷型環境。史賓尼利筆下的場景敘述具有明顯的意韻，屬於象徵型環境的類型。胡亞敏認為，這樣的象徵性環境具有深化作品意韻的作用，通過對環境的著意描寫或藉助環境的某些特徵和屬性，構成明喻和暗喻，這種象徵性的環境與人物和行動的關係密切，為人類的活動提供相宜的氣氛和場所²⁹。史賓尼利扭曲了現實環境中的正常架構，在衝突的場域營造出一種野蠻意向或冷冰冰的隔閡，喧嘩的聲音傳達的不是熱情，而是強調對外來價值的排斥。但史賓尼利用以描寫日常生活的場景筆法卻無比溫柔，兩相對比，用不合邏輯的社會價值觀點，強化衝突之中的緊張、對峙的氣氛，將主角面對的主流價值烘托出來。

²⁸ 方祖燊，《小說結構》，頁 490-491。

²⁹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4），頁 164。

第二節 衝突分析

史賓尼利在《馬尼亞克傳奇》《小殺手》《星星女孩》皆設定了象徵性的環境，代表某一種既定的社會價值，讓主角們涉入其中，製造面對衝突的情節高潮。衝突(Conflict)指的是兩個極端的需求或目標向不同的方向拉扯。運用在小說之中，可造成故事的張力，以及情節的懸宕性。情節之中包含著人物在各個事件中行動，各事件互相關聯而組成「單一，整體，完全的」行動，其中的相互關連就牽涉到衝突，兩種相對力量之間的鬥爭，這些力量可以是有形的（或外來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或內在的）；總之都必須能產生對抗力，這些力量間的爭鬥在某一事件—危機(Crisis)—的時刻達到高潮，並造就轉捩點(turning point)，也正是最大懸疑(suspense)的時刻³⁰。作品的情節佈局中很少只有單一的衝突，通常是包括兩種以上的衝突，不論戲劇、小說或短篇小說，任何虛構作品的動力與發展都是衝突而來。本章節就史賓尼利三本文本中主角面對的衝突與解決模式做析論。

一、自己與自己的衝突

自己與自己的衝突「是指個體對目標或認知的內在衝突。」在這類的故事中，主角爲了達成某個目標，對抗內在的衝動與個人的傾向。文本中的青少年面對價值衝突時，看似簡單又平凡的問題，對他們而言卻是困難的挑戰，一連串不可預期的衝突和打擊，製造了個人內心的衝突。

在《馬尼亞克傳奇》中，馬尼亞克面對舅舅與舅媽家一分爲二的氣氛，選擇了「逃家」，家庭的溫暖是馬尼亞克所企盼的，舅舅跟舅媽則是照顧他的成人，當家庭的溫暖與成人之間意見的分歧找不到平衡點時，馬尼亞克選擇離開家，進入另外一個地方，解決第一個衝突，這樣的手法突顯了馬尼亞克追求的是家庭的愛。離開家後的馬尼亞克，如願以償的到了充滿愛的比利家，也得到了家庭的溫

³⁰ 顏元叔主編，《西洋文學辭典》（台北：正中書局，1991），頁 582。

暖，但是史賓尼利用無形、根深蒂固的偏見帶出了種族衝突的議題，他將衝突擴大，馬尼亞克身為白人，居住在黑人家中，必須面對黑人社區中其他居民的對族群問題的成見。馬尼亞克雖然不願意離開比利家，但是其他人的行為已經對比利家造成了威脅，為了保護自己深愛的家人，他不得不放下自己心中對家庭幸福的渴望，再次離開充滿溫暖的家。對馬尼亞克而言，對家的渴求與必須離開家的衝突，在他的心中激盪，製造了相反價值的兩種訊息，也加深了馬尼亞克心中的矛盾與衝突。

又如《小殺手》中的波馬，雖然渴望加入同儕的活動之中，但是同儕們對於成為小殺手的追求卻又讓他卻步，心中必須不斷衡量如何隱藏自己對成為小殺手的恐懼，而且不斷的用謊言與藉口來逃避成為小殺手的各項活動。後來波馬收養了鴿子，這隻鴿子引出了波馬內心更大一波的衝突，波馬不能捨棄對鴿子的愛，卻害怕自己的行為異常會被大家發現自己飼養了一隻鴿子。對生命的重視與對同儕認同的渴望，在波馬的心中拉扯，造成了波馬在自我認同上極大的壓力。

《星星女孩》中的星星女孩也面臨了自己與自己的衝突，對於李歐的感情與重視，讓她正視同學之間對她排斥的聲音，與李歐詳談之後，她願意為了李歐改變自己的穿著打扮與形象，但是外在表象不能代表內心價值也跟著改變，改變外表後的樣子雖然跟大家相同，但是星星女孩自己心中仍然充斥著衝突，自己平時樂於分享、關懷他人的習慣，與李歐的影響力，在她的心中不斷的擺蕩著，即使她的穿著打扮變得跟大家一樣，也獲得了李歐的認同，但是星星女孩仍然不快樂。

二、人與他人的衝突

人與他人的衝突是指一個人以上相互之間的互相衝突，人既然無法離群索居，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皆會與週遭的人發生牽連，尤其每個人都會有個人的思想、言語、目標，若無法達成共識或對目標互相競爭，即有可能形成摩擦，造成

衝突。

《星星女孩》中星星女孩與希拉莉的衝突便屬於「人與他人的衝突」。星星女孩進入學校之內，以唱歌的方式表達對同學生日的祝福，但是對希拉莉而言，這個行為直接挑戰了她領導的邁卡中學封閉的校風。星星女孩外向、活潑的作風是引起希拉莉不滿的原因，大家的注意力都轉移到星星女孩的身上，或許是希拉莉認為星星女孩搶盡了她在學校中的鋒頭，於是將星星女孩視為假想敵。兩人對價值認同不一，造成了兩個人之間的衝突。這個衝突一直延續到故事的最後，星星女孩在蠟燭木舞會上吸引大家的目光並帶領大家跳舞，希拉莉不願意配合星星女孩與其他人的舞步，堅持自己的自主權，最後她打了星星女孩一個耳光，認為星星女孩「破壞了一切(《星星女孩》，頁 192)」，意味著希拉莉其實已經感受到自己認同的一切被星星女孩改變了，礙於自尊與驕傲不願承認，她的舉動卻換得星星女孩的一個吻，展現出星星女孩對於她的包容，也是一種對她的憐憫。

《馬尼亞克傳奇》中馬爾斯與馬尼亞克也曾產生正面衝突，在馬尼亞克初進入黑人社區時，便遭到馬爾斯面對面的挑釁，馬爾斯在黑人社區是以惡狠狠的瞪視聞名。馬尼亞克以白人的身分進入馬爾斯的地盤，對馬爾斯而言，彷彿在對馬爾斯宣示著自己是以勇氣與「壞」才闖入黑人社區，挑戰馬爾斯在黑人社區的凶惡的地位。馬尼亞克在黑人社區生活時，馬爾斯也多次以各種動作對他挑釁。在馬尼亞克再次進入黑人社區時，馬爾斯用跑步的方式跟馬尼亞克挑戰，他希望藉著這個比賽，強調自己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地位，但是馬爾斯在比賽中輸給馬尼亞克，讓馬爾斯更加怨恨馬尼亞克。但是兩人衝突的原因已經改變了：「馬爾斯的怨恨不再是針對一個身處東區的白人孩子，而是針對他-杰弗里·馬吉(《馬尼亞克傳奇》，頁 283)」。這樣的改變代表馬爾斯不再是因為族群的差異來製造兩人之間的衝突，而是在兩人之間的互動中發現馬尼亞克個人的特質，而且針對這個特質與馬尼亞克互相競爭。

在這兩本文本呈現的人與他人的衝突中，個人可以在衝突的機會中表達自己的想法，藉此機會和不同的角色相互學習，也增進角色之間的彼此認識，同時，更藉由別人的看法來建立對自己形象的認識。

三、人與社會的衝突

人與社會的衝突是指個人因時代的潮流或觀念限制、阻礙，導致個人無法見容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因而與大環境發生衝突。

傑瑞·史賓尼利在這三本文本中，利用文化產生的差異與歧見呈現人與社會的衝突。文化（culture）字面的意義是「培育、培養」（cultivate）。根據英國文化批評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定義，它用作比喻時，指對價值觀的培養，或指經過培養而具有的價值觀。在傳統文藝批評中，「文化」指這類集合體的一部分，即從過去文化人的作品中流傳下來、得到肯定並得以延續的那一部分價值觀。這種文化觀帶有明顯的排他性，即認為「本」群體擁有的文化一定優於其他群體的文化，因此「我」有責任抵禦其他文化的價值觀，保護自己文化的價值觀。此外，這種文化觀對於自己文化本身也進行著「優化」，只承認所謂的高雅文化而不齒於通俗文化³¹。

《馬尼亞克傳奇》中格雷遜老人對於黑人的生活所知少之又少，可以看到白人對黑人文化的無知的縮影，作者從格雷遜詢問細微的生活末節描寫著手，譬如黑人是不是吃肉丸、用牙刷等，製造出彼此缺乏了解的現象。雖然帶有明顯的誇飾性，卻也凸顯了黑白之間的衝突並非一朝一夕之間造成的。這是老一輩白人對黑人的印象，而年輕的白人對黑人的印象又是如何呢？作者利用巨人約翰和眼鏡蛇對於製造子彈盒防禦黑人進攻的情節，描繪出年輕一代白人的想法，想像黑人如同昔日的印地安人進攻社區，燒殺擄掠的野蠻情境。可是這些全都只出於白人

³¹ 朱剛，〈20世紀西方文藝文化批評理論〉（台北：揚智文化，2002），頁9-10。

單方面的誤解與想像，這樣的想法代表了具有明顯的排他性的文化觀，自己的文化優於其他種族，而其他種族的文化表現都是「野蠻的」。但是對於馬尼亞克而言，黑白文化在心中擺蕩不止，他心中對於兩種文化之間的差異，有著與社會完全不同的判斷，這種與社會相反態度的衝突，形成抗衡與拉扯，使他進退兩難。

又如同《小殺手》中豆豆對於鴿子的憎惡，可以看到社會文化的縮影，小男孩對殺戮的熱中態度，是從小培養出來的價值觀念，小男孩必須要說服自己鴿子是骯髒的生物，才能夠有勇氣下手扭斷鴿子的脖子。對於波馬不願意加入小殺手的行列，又飼養了一隻鴿子，豆豆表現出來的反應，具有強烈的優越感，他認為波馬是膽小鬼、叛徒，違反了自己引以為傲的小殺手傳統，不僅如此，他也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他不允許波馬飼養鴿子，想盡辦法要將波馬的鴿子找出來並加以殺害，呈現出來的是一種優越文化的強勢性，不但要維護自己的文化特質，更要想盡辦法影響其他人的想法。波馬在這樣的社會衝突壓力之下，只能以不斷的退避作為應對的方式。文中藉波馬的眼，才能深刻體會到成人世界設定價值觀的僵化與盲點，傳統的價值觀塑造出豆豆的角色，與波馬對比，呈現了龐大的文化體系對孩子的影響，並且讓波馬的生活中充滿了困惑、不安與壓力。

《星星女孩》中的學校風氣，也和星星女孩個人的行為產生極大的衝撞。星星女孩進入學校後營造出來的團體向心力，是同儕們對於領導人物的崇拜與模仿而形成的風氣，但是星星女孩為敵隊加油的行為，直接觸犯學校隱沒個人特質的文化，兩者互相衝突，這樣的描述也突顯出社會價值的矛盾，星星女孩營造出的風氣，卻發酵成全校對於星星女孩以及李歐的規避行為。對星星女孩而言，個人對社會的衝突其實並沒有造成心中太大的壓力，因為她對價值的認定非常明確，她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自己喜歡的。但是對敘述者李歐而言，他適應的是舊價值，習慣了同儕之間的相處情形，所以他無法適應被社會文化排擠在外的情形，造成了矛盾與壓力。在星星女孩代表的新價值與同儕所呈現的舊價值之間，暗示李歐缺乏自信與自我認同的概念，在他的生活中，他習慣以他人的標準來規劃自

己的形象，並且用他人的眼光來確定自己的形象是否正確。

在面對這三種衝突時，主角都遭遇到心中極大的拉扯，不論是親情、同儕感情或是對寵物的情感，作者並不寄望主角們能夠以個人微薄的力量改變整個衝突的情境，而是重在呈現角色們在衝突中的想法。佛斯特認為：小說的特出之處在於作者不但可以通過人物之間的言行來描述人物，更可以闖入個人自我交通的領域，甚至更深入到潛意識領域去³²。史賓尼利用大量的內心想法敘述呈現主角們面對衝突的心理變化，我們可以從這三本文本中找到故事中主角在面對衝突時心理及行為的種種相似反應，在這種情緒反應中看到作者共同的處理方式，逐漸向讀者呈現各種事件的起伏曲折，使小說經由人物衝突與調適所造成的懸宕情節，更促進人物活動的發展。

當個人遇到衝突或阻礙，個人可以改變自己或環境，抑或同時改變兩者，使自己與環境間達到和諧平衡的狀態，這就是所謂的調適，意即適應或調整，只有機體建立起他與環境的關係，達到心理或社會的適應³³。心理學家將此概念視為個人本身與外在環境交互的一種過程，在這種過程中，人必須處理自己在困境中的行為與成就表現，期望能達到自身與環境之間的平衡。角色面對衝突時所產生的困擾，便使得角色有因應與調適的做法出現。

馬尼亞克、李歐、波馬在一開始面對衝突時，採取的都是退縮退避的策略，希望能夠避開更狼狽更焦慮的情境，但是這樣消極反抗的行為，在面對衝突這樣急遽的轉變過程中，並沒有辦法解決衝突的起因，而使得壓抑的內在緊張更為強烈，衝突造成的壓力也就更為明顯。

逃避衝突的原因，是因為否定自己的價值觀念，雖然在舊有的價值觀念中覺得痛苦，卻也無法在新價值之中肯定自己。在逃避衝突的過程中，相隨而來的壓

³² Forster, 《小說面面觀》(台北:志文, 2002), 頁 112。

³³ 何依芳。《寄養家庭的壓力與調適》。(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3)。

力，迫使他們必須以另一種不同的方式處理衝突，在轉化心境與處理衝突的時候，往往會給角色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這個做法在表面上呈現出青少年對新價值的無所適從，但是逃避情節的設計，卻突顯出主角們細膩的心思轉折，他們不只是為了逃避既定的社會價值，逃避的動機，是因為他們希望能夠經由自己的退讓來維護自己心中更重要的價值，馬尼亞克希望保護自己心愛的比利家人、波馬希望在殺戮跟同儕父母認同之間取得平衡、李歐希望能夠同時保有星星女孩的愛和同儕的友誼。

當退避的行為無法解決日益嚴重的衝突時，角色們便開始採取不同的策略來面對衝突的問題，馬尼亞克決定利用方法主動挑戰這個誤解，所以他邀請黑人小孩馬爾斯到白人家中參加活動，他想做的事情，是打破東西區之間的藩籬，製造接觸與認識的機會，因為--

東區人只管住在東區，西區人也只管住在西區，他們彼此了解的越少，憑主觀臆造出來的事實就越多。（《馬尼亞克傳奇》，頁 305）

於是他先邀請馬爾斯到溫馨的皮克維爾家，讓他可以見到白人家庭充滿的溫暖，再帶他到巨人約翰的家庭中，藉由兩個家庭的比較，他要告訴生活在黑人社區的馬爾斯，白人的生活並不如他們所想像的，只有一個單純的樣態，如同膚色有深淺之分，不能以一種方式涵括所有。這一個舉動，不但帶著黑人跨過荷克特街的分界線，挑戰東西區間那一堵無形的牆，也要帶另一個角度的旁觀者來見證白人社區生活。對馬尼亞克來說，從退避到面對衝突，馬尼亞克不但是自己挑戰社會的觀感，也搭起了一座無形的橋，讓更多人可以經由這道橋，認識更多黑白文化上的歧異，進而互相尊重。作者利用馬尼亞克從退避到主動挑戰衝突的過程，活化了馬尼亞克的角色，並指出了人類對種族問題思考的盲點與偏狹。

波馬則是在躲躲藏藏後決定公開表達自己的心聲：他不要當小殺手、不想接

受生日儀式。在自己的價值和社會的價值中間作出選擇。本來他面臨的衝突可以暫時以逃避脫離衝突的模式結束，但是作者營造了另一個機會，讓他必須直接面對既有的社會觀感。在知道小桃把鴿子放在捕捉鴿子的鐵路調車場時，波馬的心緒陷入了無限的恐懼中，本來以為把鉗子放走，他便可以拒絕擔任小殺手，消極的面對射鴿大賽。但是現在鉗子不但回來了，更成為射鴿大賽的標靶。豆豆表現出獵殺鉗子的明顯企圖，這個企圖對鉗子的生命，以及波馬的態度形成一種挑戰，如果波馬選擇消極不做反應，只能眼睜睜看著鉗子面臨死亡的命運。豆豆的挑釁讓波馬只能不顧一切的想辦法搶救鉗子，跑進射殺鴿子的現場保全鉗子的性命，在所有民眾的面前證明自己是愛鴿子的人，不贊同射鴿大賽這個做法。波馬的行為背離社會的期待，不但如此，他更挑戰了社會觀感對這種行為的容忍度。

星星女孩則是試圖以調整自己的方式融入現有的社會中，改變造型、改變行為、參加演說比賽，希望為校爭取光榮，以英雄的形象展現出回歸群體的企圖心。這的確是受到李歐的影響，也可以看得出來兩人的努力，但是群體並沒有因為這樣而接受，星星女孩反而藉此認清了自己心中所珍視的價值，解決了自己心中矛盾掙扎的兩難情境。

史賓尼利對於主角處理衝突的設計有其巧妙之處，作者利用大量的心理描述，呈現經歷這些衝突的內心感受。沒有衝突就沒有相對的力量，小說的情節便不復存在，史賓尼利在情節中強調衝突的描寫，其中包括了種族紛爭、文化歧見、孩子對愛的需求、以及對於同儕伙伴的支持力量的渴求。作者著重於心理狀態的描寫，利用人物形象的描述，呈現主角在「離家」成長的歷程中，遭遇外界看待主角眼光的落差變化，也同時呈現主角遭遇衝突時的心理變化，強調與環境的格格不入。主角心思敏感的程度，也造成主角面對衝突時的情緒反應，對各種疏離以及不被認同的感受耿耿於懷，同時加強了衝突的戲劇對比。

更重要的是，史賓尼利在文本中強調的並不是主角擔任英雄，獨自一人解決

社會衝突的大歡喜結局。馬尼亞克面對的衝突有另外一個開展，當白人小孩困在鐵橋上下不來的時候，馬尼亞克因為自身的經驗與恐懼沒有辦法伸出援手，是黑人馬爾斯將小孩救了下來，這一個舉動，不但取代了馬尼亞克一直以來擔任的唯一的英雄角色，也是馬尼亞克之外另一個打破黑白界限的事件。這個事件像麵團一樣產生發酵，巨人約翰的弟弟進入了黑人家庭，在黑人母親的身上得到了情感的安慰，並且在黑人家庭中感受到不一樣的溫暖。原本只有馬尼亞克一個人對於打破黑白藩籬而努力，現在擴張成人與人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的互動模式，誤解與臆測也將慢慢減少。

波馬飼養的鉗子被誘捕成為射鴿大賽的靶子，為了拯救鉗子，他只好進入射鴿大賽的會場，在槍口下救出自己心愛的寵物，飼養鴿子不再是一個秘密，他在社會大眾前表現出除了殺戮之外的另外一個價值，引發社會中被優勢文化發聲者掩蓋住的其他聲音，他的行為讓社區的居民看到另外一種可能的抉擇，也讓原本有另一種聲音的居民可以產生共鳴。這是一種意見的凝聚，既定的社會價值也許沒有這麼容易被撼動，但是改變的可能性正在其中萌發。

星星女孩雖然離開了邁卡中學，但是在她離開之後，她的行為模式及背後的動機慢慢被同學們所了解，形成了不同的社團與風氣，她所珍視的價值仍然能夠傳達出來，影響社會某些人的觀感。

這些改變都不是一朝一夕，但是史賓尼利用文化的概念，傳遞一種意識形態上可能的影響與改變，在面對衝突時勇敢表達出來的想法，也許能夠引起更多共鳴。發生在每一位主角上的衝突故事，可以成為讀者處境的投影，作者藉著這些情節的陳述，對讀者們訴說著人生的各種衝突，使讀者們產生被同理的支持感受，來自他人的經驗，也使讀者不需一一經歷，而能夠有所體悟。

第三節 強化衝突的手法

在剛進入不同社會價值之中的角色們，帶有被接納與被欣賞的歡喜。但再進入儀式後，卻產生了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³⁴，他們必須同時扮演社會價值認同的角色，卻又與自己認同的角色無法契合。角色衝突普存於如美國這種非常複雜的社會，這種社會裡的每個人均扮演許多角色。青少年必須處理來自父母與同輩不同期待的衝突。有時衝突來自同一角色的不同要求，這些互相衝突的要求便產生角色緊張³⁵。文中儀式的設計傳達了社會價值對角色的期待，也成為對角色的某種要求：要求勇敢、要求與眾同化、要求自己符合眾人的價值。因而造成角色的緊張。

史賓尼利在文本中設計了類似儀式的模式，來傳達一種既定社會價值的強化效果，書中的角色藉由這些儀式接觸社會價值觀念。《小殺手》中的生日儀式、小殺手比賽，《馬尼亞克傳奇》中馬尼亞克解開科波爾花結的過程、《星星女孩》裡的電椅節目。這些儀式在一開始是代表了群眾與社會價值的正面評價，接納主角們的表現，並且帶有表揚肯定的意味。生日儀式是一種成長的證明，解開科波爾花結是一種英雄的誕生，也具有解開陳年死結與心結的意味，電椅節目邀請受訪的人，則多是成績優良的學生或者是在學校體育或其他表現優良的人。

《小殺手》中波馬在九歲時的生日，得到了心目中同儕的認同，豆豆、木頭、亨利參加了他的生日宴會，送他自製的禮物，給他一個群體認同的綽號，跟他一起去玩團體的遊戲，最後還請大家心目中特別的小殺手代表法卡舉行一個殘忍的生日儀式。這個生日儀式含有成年禮的意味，表示波馬即將進入團體之中，在團體之中，必須接受團體的價值與規範，這個儀式也意味了波馬要放棄一部分的自我想法，以配合團體的活動。在生日儀式之中，波馬必須接受法卡擊打他的手臂，

³⁴ 尼爾·史美舍（Neil J. Smelser）《社會學》一書中定義「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指一個人面對來自兩個或兩個以上無法契合的角色要求的情況。（台北：桂冠，1996）

³⁵ 同上註，頁 64。

即使疼痛，卻不能掉一滴淚，除了哭泣的孩子必須要被懲罰性的多打一下之外，也表示壽星對於生日儀式是樂於接受的，因為這個生日儀式執行之後得到的榮耀更為重大：波馬得到了父親的讚揚，這是如同別上勳章一般的獎賞。對父親而言，這是如同命運般必須接受並引以為傲的價值，雖然父親沒有多說，但是他的態度對波馬有不言而喻的影響，將成為男人應該接受的價值直接傳達到波馬的心中。

接受生日儀式之後帶來的榮譽，持續得比生日儀式執行的時間更久，其他孩子們對波馬嘉年華式的讚賞，抹去了生日儀式帶來的苦痛。在淤青傷痕消退的過程中，波馬也試圖要以鉛筆留住這個勳章般的痕跡，以延長被注目的時間。在波馬的心目中，團體的價值還沒有產生意義，但是生日儀式所帶來的受歡迎的成就感，遠遠超過了其他的感覺。

接受擊打手臂的儀式，如同原始部族中某種形式的成年禮。因為擔心成年後的環境會威脅到生命，所以在孩子們到了青春期的時候，按習俗要進行一定的成年禮，最常見的做法便是假裝殺死已到青春期的孩子然後又使他復活，或者是讓孩子極度昏厥後甦醒過來，就如同曾死去一般，這樣一來，按照原始部族靈魂可寄存於體外的概念，孩子假裝死亡後復活，是身體機能逐漸恢復，如同注入了新的生命，便是孩子和圖騰交換靈魂以保障自己成年後的性命安全，這便是成年儀禮的本質³⁶。擊打手臂前的恐懼、擊打時的疼痛都對應著成年禮時假死的儀禮型態。挨打以後的逐漸恢復，便是在接受儀式的人身上注入新的活力，代表重新復活，也象徵邁入成年。

擔任小殺手也是一種成年儀式，在豆豆的十歲生日時，他想盡辦法要找到法卡來執行生日儀式，彷彿沒有了生日儀式，就不代表長大，這是一種成長的證明，在痛楚的背後，伴隨而來是長大的孩子的權利：成為人人崇拜的小殺手。這樣的

³⁶ Frazer, J. G. 在《金枝》一書中紀錄民間故事中相信靈魂可以暫時離開人體而不會死亡，所以原始部族發展出與圖騰交換靈魂的儀禮，避免本人受傷害時靈魂損傷。這類習俗並不是在特別危急時刻才這麼做，他們的制度或一貫的做法是每一個人，至少每個男人在一定的年紀都必須將自己的生命或靈魂轉移，一般都是在青春期開始時進行這種轉移。（台北：桂冠，1991）

形式意味著小男孩開始步入成年，可以面對生命的消逝，擔任扭斷鴿子脖子的角色，成年儀式有模擬戰爭的意義，意味著在戰場上，他們也能以同樣的角度處理生命，面對自己的敵人時能夠毫不畏懼。所以只有男孩可以擔任小殺手，這樣的成年儀式只有男性能夠參加，參加者必須培養自己面對死亡的能力。

馬尼亞克進入黑人社區後，面臨了自己並不被社區居民接受的狀況。居民對著馬尼亞克叫罵，比利家的牆上被塗寫了羞辱的字眼，藉此反映出社區裡的人們對馬尼亞克居住在黑人社區的反感。比利家的女孩阿曼達並不願意就這樣對現實狀態屈服，所以阿曼達想了另外一個方法，她提議馬尼亞克發揮自己的特長，去解開沒有人能夠解開的科波爾花結，她認為解開花結的儀式，能夠塑造馬尼亞克的英雄形象，以爭取兩方面認同，消滅原有衝突。科波爾花結正是譬喻黑白兩方面難解的心結。馬尼亞克在解開花結的期間，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在結解開時，整個雜貨店附近的街區爲了英雄的誕生而瘋狂，馬尼亞克也開心的接受證書與獎品。但是在他成功解開科波爾花結時，他雖然得到了名聲跟獎勵，卻仍然沒有辦法得到認同。在慶祝的氛圍中，馬尼亞克暫時轉移了族群與族群間對立緊張的氣氛。但是在嘉年華式的瘋狂中，阿曼達最珍惜的百科全書被報復性的撕毀，社區的民眾並不因爲英雄的誕生而接納黑白融合的生活模式，這種情緒的反彈由此可見一斑。也許某些孩子能夠放下成見，不因爲他是白人而全然抹煞他的優點，但是既定的社會價值並不容易被打破。

星星女孩被邀請上「電椅」節目接受訪問。「電椅」也是一種儀式的模式，表示校園中的社群對個人的行爲表示認同或感興趣，想要增加對個人的了解，也等於把受訪者介紹進入學校這個社會中。電椅節目有陪審團負責提問，雖然聽起來駭人，節目原先的設計，是要用戲謔的方式讓來賓坐立難安，但是節目的最終目的，會營造出一種舒服與有趣的感覺，讓所有的人融合在一起，將個人被社會價值接受的現象，經由電視頻道傳達給收視的人看--其中大部分收視者是邁卡中學的學生。這樣的儀式也藉由電視節目傳播的模式，向收視的邁卡中學學生灌輸

了特定的概念：上「電椅」節目的對象，是被社會認可，而具有代表性的。

星星女孩被邀請參加「電椅」節目，是因為全校正爲了她與眾不同的活力而目眩神迷，校園裡的大眾，如同被投入一顆石子的池水，不停的產生漣漪。

到那個時候，大多數人都發現我們喜歡有她在身旁。我們發現自己期待來上學，期待看到她做出奇異有趣的事。她帶給我們談論的話題，她讓我們感到有趣。(《星星女孩》，頁 27。)

但是在星星女孩對敵隊的選手歡呼後，「電椅」節目成了名符其實的「電椅」，是代表擁有固有社會價值觀的大眾，要懲罰對己「不忠」的異己所採取的公審手段，原本應該提出的戲謔問題，全成了一句句犀利直接的指責。即使節目在指導老師的監控下沒有播出，但是也反映了舊有價值對新觀念的排斥。節目錄製後的耳語，更使得新觀念與舊傳統之間的氣氛箭拔弩張。

根據涂爾幹的看法，宗教不僅反映社會，而且也因爲宗教能凝聚人的注意力和希望，歸之於共同的信仰和崇拜的對象，所以也強化了社會，在儀式禮拜進行時，這種團結凝聚的功能尤其明顯³⁷。這三本書中雖然提及的不是宗教儀式，但是皆爲社會結構下認同的某種儀式型態，傳達的是社會認可的價值概念，在這些儀式進行前，是社會中人類經驗的組織，組織之後形成的價值觀爲了向外擴展影響力，於是設計了儀式，社會的價值觀念與信仰並影響了儀式的進行。在儀式進行當中，強化了成員對社會組織的認同，以控制成員的行爲，再次強化社會的結構。

這三種儀式的設計是一種無聲傳達社會期待的方法，在大家眼中符合期待的人，才可以得到這個價值的肯定，但是對青少年而言，兒童期藉由父母或師長所建立的道德觀以及價值觀，都是文化中「理想的」價值觀，在成長過程中，生活

³⁷史美舍，《社會學》，頁 466。

範圍及環境日趨複雜化，青少年有能力察覺到實際在成人社會中運作的價值體系，與他所接受的價值觀之間，有著明顯的差距。史賓尼利鋪陳了儀式的活動，反映出現代青少年進入社會時，參與社會儀式尋求團體認同感的行爲。現代社會中雖然不像原始部落裡有許多具有迷信色彩的儀式，但是社會團體所形成的價值仍然會利用某些儀式傳達給即將進入社會的青少年。米德在《心靈、自我與社會》一書中討論社會共同體形成制度的行爲，他認爲，在我們生活的共同體中，存在著某些情境下的特定行動方式，這種行動在個體採取某些特定的行動步驟時，所有人都會激發起共同的反應，也就是說「制度」是共同體的所有成員對於特定情境的一種共同反應。社會中的儀式便是制度的一種。當有某人提出要求時，我們會傾向於在某種程度上對其採取相同的態度，進而調整我們自己的行爲³⁸。在進入社會價值時，我們會得到一種經驗的類化，而儀式的制度，正是一個將社會經驗類化爲自我經驗的設計。

從史賓尼利筆下波馬對生日儀式的期待的落差、馬尼亞克解開花結卻無法解開心結、以及星星女孩上了電椅節目卻成爲眾矢之的的描寫看來，史賓尼利用儀式與個人認知的差異營造了衝突的氣氛，傳達出角色在面對衝突時無可奈何的心境。在這樣的儀式傳達社會價值的背後，提供了角色們一個檢視自我價值的機會，這是史賓尼利在作品中利用衝突情節表現主角價值選擇的手法特色，利用衝突帶來個人轉變的契機，如果缺乏儀式傳達社會期望的價值，角色將沒有機會面對自己內心的聲音，審視作出另外一種選擇的可能性。

³⁸ 米德，《心靈、自我與社會》（台北：桂冠，1998），頁 250。

第參章 衝突下的配角功能與關係

小說作品必須擁有精采的故事，要使故事精彩的要素，就是全在於人物的演出，換句話說，人物是爲了扮演故事而存在。故事由於人物精采的演出，而產生特別的情節。佛斯特認爲小說中人物的刻劃應該包括「扁平人物」和「圓形人物」，前者依詢單純的主題性質或寫作裡念被創造出來，襯托主要人物的反應；而圓形人物的生命深不可測，能夠「以令人信服的方式給人以新奇之感」。將兩者結合，則是「使人物和作品的其他面水乳交融，成爲一和諧的整體」³⁹。

現實世界的人物是活生生的，性格永遠都在變，小說中的人物比生活中的人物更典型化，以鮮明獨特的人物形象來打動讀者，在小說中的情節、意念、景物和情緒都是依附著人物的一舉一動來感染讀者，作者的思想、感情也都是透過人物的塑造而表現出來。方祖燊指出：「人物是小說的中心，沒有人物就沒有小說，沒有生動的人物描寫，小說就註定要失敗⁴⁰」。

當讀者沉浸在一篇小說中時，不只是故事情節曲折奇巧，還有透過故事呈現鮮明個性的人物。小說描寫的就是某些人物的生活與際遇，講述人物的故事。人物之所以感人，就因爲人物身上有著強烈的情感表現，作家不僅只透過一個人的喜怒哀樂來感動讀者，而是作者在敘述故事、塑造形象的過程中傳達某些感情的主題，造成一種強而有力的情節氛圍。

史賓尼利運用衝突的手法營造情節的高潮迭起，也同時運用了角色之間的相互關係，產生了角色的功能。結構主義敘事學的代表人物格雷馬斯(Greimas)在研究人物關係時提出了人物之間、人物與客體之間行動關係，可以用三組二元對立的結構模式來描述，這三組對立的關係分別是：

³⁹ Forster, 《小說面面觀》，頁 92~105。

⁴⁰ 方祖燊, 《小說結構》，頁 336。

(一)主體 (subject) 和客體 (object)：主體為實施行動的媒介，客體則為行動的動向及目的。

(二)發送者(sender)和接受者(receiver)：發送者引發或促動事件的進行，接受者則從事件中受益或註明事件的效果。

(三)反對者(opponent)和幫助者(helper)：反對者通過反對主體或與主體競爭去延緩或阻礙事件，幫助者則通過支持或協助主體去推進或深化事件。⁴¹

格馬雷斯認為這三組關係六種角色模式可以適用於故事中所有的人物，任何人物都可以具有這三組對立關係中的一種或幾種關係。

在故事的多個事件中，史賓尼利設計的角色類別可分為同儕、父母、年長者三種類型，在衝突事件的產生時，經常會轉換不同的功能，推進主角在衝突事件中的各種感受。研究者將根據以上角色的功能，來分析文本中的三個角色類型。

⁴¹ 胡亞敏，《敘事學》，頁 147-148。

第一節 同儕的角色

青少年開始接受的社會價值，最直接的，便是同儕間的相互影響。青少年是個體醞釀自主性的階段，他們自主選擇自己的朋友和休閒活動，以及建立在家庭之外有意義的情緒連結，並建立他們自己的價值體系，通常青少年常急著脫離家庭中的父母，而與同儕團體或社會媒體所傳播的偶像產生認同⁴²。

青少年透過同儕互動，除了共享態度、價值及相互模仿行為，青少年學習到諸如領導能力、兩性關係、共同解決問題等相關議題，而且提供人際支持⁴³。郭靜晃認為同儕互動至少具有情感支持、行為楷模、增進正向行為以及同儕互教的正向功能⁴⁴。但同儕互動也存有因受同儕朋友之順從性而產生負向偏差行為的可能。

史賓尼利的青少年小說中主角與同儕的互動情形，是接受不同價值最直接的描寫，同儕之間不同價值觀的呈現，也是作者呈現衝突手法的重要技巧，藉由同儕之間示範與模仿的交互作用，鋪陳價值的交流進行。同儕之間的感情依附，在主角面對衝突時也為主角帶來支持的力量，所以將同儕分為領導者、模仿者以及支持者三種角色分析之。

一、領導者

《星星女孩》中的希拉莉·金寶在作者的描述之下，是一個符合啦啦隊徵選資格的美女，就外表而言，可以吸引人的目光，但是希拉莉同時也是多話而且心態偏激的女孩，主觀意識非常強烈。她最著名的三件事便是：「她的嘴、著名的搞怪事件、還有韋恩·帕爾(20)」她經常就學校中的議題發表自己的意見，在發表意見的同時，也表達對他人的輕蔑。從她的作為中可見一斑，星星女孩進入學

⁴² 郭靜晃著，《青少年心理學》（台北：洪葉，2006），頁 200。

⁴³ 同上註，頁 216。

⁴⁴ 同上註，頁 280。

校時，希拉莉·金寶在校門口發表了偏激的陰謀論演說，就同時傳達了驕傲與輕蔑的兩種態度，不但邊說邊冷笑，瞪視插嘴的人，也傳達出自己對學校猜疑與狹隘的想法。由此可見她的行為在學校中創造了一個價值評判的依準，由她來評判誰可以發言，誰的言論值得重視，對她來說，自己的想法凌駕一切。

她的驕傲呈現在她平日的表現中，雖然報名參加啦啦隊的徵選並且獲得錄取，但是她卻拒絕加入啦啦隊，她只想證明她自己夠資格加入啦啦隊，卻不願意爲了任何人加油。希拉莉的驕傲也反映在她的霸道上，她不認同星星女孩對壽星唱歌的行為，便在餐廳直接警告星星女孩不准在她的生日當天對她唱歌，生日當天，如同將軍般架式十足的進入餐廳宣示她的主控權，但是星星女孩卻利用巧妙的技巧迴避希拉莉的警告，象徵性的對希拉莉唱出生日歌，就此結下兩人的心結，產生了多次希拉莉對星星女孩挑釁的事件：她抓走星星女孩的老鼠並藉此要脅星星女孩、在電椅節目上指責星星女孩並且要她滾回自己的星球去。星星女孩分送笑臉餅乾給大家時，希拉莉以誇張的動作脫下鞋子，將餅乾敲得粉碎，而其他的同學也跟隨她的作為，每個人都將餅乾丟在桌上，在史賓尼莉對希拉莉的描寫中，可以看到一個女孩在團體中成爲大家行為的示範者與意見領袖，卻鼓吹大家用偏狹的眼光來看待評論週遭的事件。

同樣在邁卡中學發揮影響力的人是希拉莉的男朋友韋恩·帕爾，關於他的想法與行為描寫的不多，與希拉莉言語和行為表達出來的煽動力成爲對比，作者反而著墨於韋恩·帕爾足以擔任模特兒的帥氣外貌，他在接受電椅訪問時所傳達出來的自信，就是憑藉著自己出眾的外貌。但是韋恩·帕爾除了外表，無一可取之處，他的所有行為是被動的，他不去參加學校的活動，不關心自己以外的任何事情，但是在邁卡中學裡，這是其他同學模仿。甚至連參加舞會的衣著選擇，大家都選擇了跟韋恩·帕爾一樣的衣著。

究竟是帕爾帶動了我們？或者他只是我們的翻版？我不知道，我只知

道假如有人把全校學生一層層剝開，會發現最裡面的核心不是校風，而是韋恩·帕爾。(《星星女孩》，頁 21。)

在史賓尼利的描寫中，這對如同金童玉女般的人物，憑藉著出色的外表和煽動性的言論，影響了同儕的思考與價值模式，反映出青少年重視外貌的心態。

在蠟燭木舞會上希拉莉因為星星女孩帶領大家跳兔子舞，取代自己的領導地位而發怒。當她對星星女孩說：「你破壞了一切」(192)並甩了她一耳光時，希拉莉再次展現出她的霸道，她的怒氣是因為星星女孩取代了她的領導者角色，搶走了大家對她的注意力，她也同時發現自己對眾人的影響力不再。在希拉莉和韋恩·帕爾的個性與特質表現中，可以感受到他們對不認同價值的極力反對，位居領導者的角色，她們表現出來的不是接納認同，而是排擠的態度。

《小殺手》中的法卡是成為男孩價值的示範，他是大家公認傳奇性的小殺手，是全鎮最令人畏懼的男孩。對於法卡的描寫，是以執行小男孩的生日儀式為主。法卡執行的生日儀式，令人聞風喪膽，對於施展暴力，法卡有一種天份，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把壽星的手臂打得動都動不了，也就是如此，鎮上的男孩對法卡有一種敬畏的感情，即使這是一種以大欺小的暴力行爲，但這種暴力行爲是被大家所認同的。

對於法卡形象的崇拜，讓豆豆成為法卡形象的複製，成為暴力的擁護者。作者描繪豆豆的外表形象，是擁有一口黃牙齒的孩子，豆豆發誓自己自從換牙之後，再也沒刷過牙，口中總是透露著豆子罐頭的味道。在他的團體中，他是意見的領袖，豆豆是街上所有小孩的老大，波馬認為「豆豆是老大這件事，就像國王應該坐在王座上一樣自然(26)」。豆豆為團體中的每一個人取了一個代號，他在團體中擁有絕對的支配權，在團體中設計遊戲與開始遊戲的幾乎都是豆豆，他可以決定到哪裡去冒險，玩甚麼遊戲，當豆豆對遊戲感到無趣時，他也有權決定是

否結束這個遊戲。進行小殺手遊戲時，是豆豆決定其他人扮演的角色。

透過波馬的媽媽，作者是這樣描述豆豆的個性：「他鬼鬼祟祟的，是個惹禍精」¹「他有一種頑劣的性情(26)」²。豆豆的樂趣是帶領團體進行惡作劇，惡作劇的對象包括社區中的大人及小女孩，透過幾場惡作劇的描寫，傳達了豆豆邪惡性格的一面，他將爛泥巴及死亡的動物屍體當作嚇唬人的工具，並引以為樂，對於小桃的捉弄行為一再推陳出新，只因為小桃不理會他的挑釁，他得不到惡作劇後的成就感。不刷牙和惡作劇這兩個形象傳達了他不受成人約束控制的一面，也代表在這個社會中，男孩進行暴力性質的惡作劇，被成人當作是一種理所當然而被允許的價值。

豆豆是一個對目標執著的男孩，只要他認定的事情，他會盡力去執行，在波馬家中，即使波馬的媽媽反對，他仍然可以多次爬上二樓去探勘波馬的房間，對於波馬養鴿子的懷疑，豆豆也不遺餘力的透過多種管道想要確認波馬是否真的與鴿子一起生活。這種執著在豆豆的心中，形成一種對於成為小殺手近乎狂熱的追求，從他五歲時，便進入射鴿大賽的會場中，揀拾一隻受傷的鴿子，扭斷它的脖子，自此之後，豆豆最感興趣的事件，都與成為小殺手有關：他在夜間帶領大家去探勘放置鴿子的地方，想要把養鴿子的板條箱扯破，先行扭斷鴿子的脖子；懷疑波馬飼養鴿子時，他也夜探波馬的家想找出鴿子並加以殺害。直到最後一個家庭節日，即使波馬已經進入射擊場保護他的鴿子降落，豆豆仍然不放過逃出槍口的鴿子鉗子，用仇視的態度對待鴿子，將鴿子抓住並要求射手開槍，想要徹底的執行他的小殺手價值。作者透過波馬以「卑劣」來形容豆豆的人格特質(169)³，為他想執行小殺手的價值而無所不用其極的行為下了一個註腳，也透過豆豆營造了一個侵略性極強的男孩團體特質，而且不容許別的聲音參雜其中。

《馬尼亞克傳奇》巨人約翰與眼鏡蛇，是惡狠狠的代名詞，巨人約翰是一個高大的男孩，是個厲害的投手，他的球速快，小孩子們都打不到他投的球，甚至

連站在本壘板上都會發抖，但是就算打不到球，比賽卻沒有因此結束，比賽的規則由巨人約翰掌控，他把球員都召回本壘，想要繼續把球投得遠一些，開創自己的新紀錄，讓大家打不到的情形下得到成就感，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團體中的主控權，即使大家都打擊不到球，仍爲了滿足他一個人的需求，而有大約十個球員配合他進行投球。在馬尼亞克擊出他手上的球之後，巨人約翰便展現出凶惡的一面，四處追尋馬尼亞克，要把他修理一頓，因爲馬尼亞克擊出球後等於玷汙了他的名聲，挑戰了他在團體之中優越的形象。由這樣的描述可知巨人約翰不但身材高大，行爲也十分霸道，能夠主宰團體中的其他人。

馬爾斯則是黑人孩子的意見領導者，他的地位，奠定在他的「壞」上，他有一種凶惡的眼神，可以惡狠狠的走到馬路上，用眼神讓車流停止下來，這也使他成爲傳奇人物之一，這樣的事蹟甚至傳誦到白人社區之中。以他身爲黑人社區的「壞」孩子，自然無法接受馬尼亞克以白人的身分成爲大家注目的焦點，馬尼亞克第一次進入黑人社區時，是他出面挑釁，把馬尼亞克的書撕毀。馬尼亞克進入黑人社區生活後，他故意伸腳要絆倒馬尼亞克、從背後撲倒馬尼亞克、騎車把水濺到馬尼亞克的身上，就是要傳達他對馬尼亞克的仇視之意。這樣的仇視一直延伸到馬尼亞克再次回到黑人社區，兩人進行賽跑的局面。馬爾斯與馬尼亞克同樣屬於運動神經發達的孩子，在賽跑當中，馬尼亞克贏了馬爾斯，更加深了馬爾斯對馬尼亞克的仇視。但是運動也是馬爾斯與馬尼亞克藉此認識彼此的活動，經由兩人在跑步中的互動，無形之中馬爾斯建立了對馬尼亞克的認同，將故事開展至另外一個局面。

馬爾斯與巨人約翰同樣爲社區孩子的領導者，他們的對彼此的仇視常常利用話語表達出來，馬爾斯會用「白種」、「爛魚肚子」、「白驢」等挑釁的言詞來形容白人，巨人約翰則常想像黑人舉火把進入白人社區燒殺搶略的行爲，在他們的家中，巨人約翰和眼鏡蛇們的行爲是小弟弟們的示範，眼鏡蛇們製造了「子彈盒」，子彈盒是一個掩體建築，眼鏡蛇們之所以製造這個建築，是爲了防東區的黑人造

反，對於黑人的造反行動，一直是眼鏡蛇們的想像，他們把黑人認定為是昔日的印地安人，隨時可能發動攻擊的行動，史賓尼利用描寫兩方面的互相仇視的行為，強化了種族對立之間的誤解概念。

史賓尼設計的領導者角色都帶有一種戲劇性的刻板形象，營造出扁平的性格以及堅持的人格特質。作者利用這些領導者為既有的價值發聲，在動作的表達與意見的陳述上，不斷的強調某一種價值，並且帶有宗教式的狂熱執行這些舊有的價值，營造了社會觀感對主角的壓迫感。這種角色特性強化了主角們面對衝突的困難度，因為領導者的聲音是如此強勢，刻板主觀的性格難以被說服，主角必須直接與這些領導者的意見互相衝撞。所以這些領導者可以說是情節中的「反對者」，史賓尼利用反對者的角色來營造一個刻板的環境，給予主角試煉，等待主角去克服。

二、模仿者

《星星女孩》中描繪出一群邁卡中學的青少年學生，這些學生是一群模仿者，星星女孩進入邁卡中學前，學生們模仿的準則是希拉莉和韋恩·帕爾，雖然不會刻意的去想應該如何遵循她們兩人的示範，但是在潛意識中，大家仍然會以她們兩人做為標準。模仿最明顯的是方向是穿著打扮，其次則是聽從希拉莉的言論後，大家的行為及想法也受到了影響。星星女孩進入邁卡中學後，因為獨特的形象大受歡迎，學生們以模仿表現對她的推崇：成立四弦琴演奏團、以鮮花裝飾教室課桌椅、下雨天在外頭跳舞、養寵物老鼠。在這些行為的表現下，可以看到這些學生們對價值判斷的混淆，決定興趣與喜好的原則不在於自我的選擇，而是因為風雲人物的形象，影響了大家的喜好。這同時也是群體力量的表現，大家都有從眾的心態，所以模仿成為了一種推崇的行為，大家感興趣的行為會利用模仿的方式一再複製，即使大家不了解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但是模仿會讓這些行為成為另外一種社會風氣。

在星星女孩進入邁卡中學之前，學校球隊的比賽通常只有寥寥數人觀戰，連啦啦隊的加油也有氣無力的，星星女孩進入學校以後，因為對星星女孩行爲的好奇與模仿，讓大家重新回到了球場，鼓舞了球隊的士氣，接連而來的，是球隊與觀眾對勝利的渴望，以及難以接受失敗的心態。星星女孩的行爲在學校引起了部分的爭議，但是比不上她在球賽中對敵隊加油，照料敵隊受傷的選手，這樣的行爲直接衝擊了團體的意識，對星星女孩的興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噓聲，越來越多的學生認爲她是破壞者，於是另外一種模仿行爲就此產生，在學校中群體開始對星星女孩進行規避，否定她曾經被大家推崇的所有價值。

在蠟燭木舞會上，群眾一樣展現出模仿的心態，男孩子模仿韋恩·帕爾的穿著，幾乎全校四分之三的人都選擇和韋恩·帕爾同顏色的禮服，旁觀者無法辨認出任何人，團體中的人把自我隱藏起來，但是星星女孩出現時耀眼奪目的形象，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她的打扮及她在舞會上的獨舞如此特別，吸引了群體的注意力，也喚起了大家對星星女孩崇拜的回憶。在星星女孩的指揮下，大家跳起了兔子舞，全校都屈服在她的魅力之下，形成了一條舞蹈的千足蟲。研究者認爲，史賓尼利藉著這場舞蹈的描述，呈現出一種群體意識的可怕與盲目，沒有辨別是非對錯的能力，聚集起來，將群體譬喻成爲一種狂歡的華麗生物，跟著領導者的指揮走，群體的意識成爲了一種思想上的怪物。

《小殺手》中的亨利外表是一個高個子的男孩，但是與他的身材成爲對比的是他溫順的個性，平常少有機會在團體中表現自己的意見，大多時候是執行豆豆交代的工作。波馬認爲「亨利不僅僅是這個團體中的一員，更是它的獵物(34)」明確的表示出亨利在團體中的定位，是一個沒有聲音的、被支配的角色。他的溫順表現在他平日的表現上，與豆豆展現出來的頑劣性格產生對比。從作者的描述便可知道，亨利是個懂禮貌的孩子，在波馬的生日宴會之後，只有他記得和波馬的媽媽道謝。亨利平時也會在家幫忙照顧自己的小妹妹，這些形象在他加入團體之後，是被隱藏在團體的暴力之後的。

豆豆決定夜襲波馬家，找出波馬飼養的鴿子時，亨利找機會溜回波馬家留言示警。作者藉由波馬的想法說出亨利的形象，他認為亨利真正的面目是「一個俘虜(175)」、「絲毫沒有給人大個子的印象，反而讓人覺得他很渺小，比豆豆與木頭還小，甚至比波馬都小(196-197)」。在家庭節日中，男孩們三人一組，輪流擔任小殺手及放木盒子，波馬注意到只有豆豆木頭亨利這一組從來不輪流交換工作，亨利總是擔任放木盒子的工作，不願意直接動手扭斷鴿子的脖子。這些印象都描述出亨利的內心在面對團體的價值以及豆豆的支配下，無能為力的感受。

史賓尼利設計這些模仿者的角色，襯托出領導者意見的強勢之處，暗示著社會價值的堅不可破，另一方面也嘲諷著某種只能盲從的群眾心理，雖然在認知上有不同的意見，但是除非有足夠的信心能夠直接面對與社會價值的衝突，否則只能隱藏自己的聲音，即使不認同領導者的價值，但是仍然必須去執行。這些模仿者盲目的模仿增強了主角面對衝突的困難度，因為同儕們形成的群體價值，製造了主角們與其他同儕格格不入的疏離感。這些對領導者盲從的模仿者，扮演了「接受者」的動作，在文本中將領導者的意見與代表的價值加以擴大，成功營造衝突的氣氛。

三、支持者

在同儕傳達的社會壓力中，角色體會到面對衝突的無奈，但是同儕之中也有不同的聲音出現，這些聲音對主角來說具有何種價值呢？

《小殺手》中的古小桃對波馬來說是一個矛盾的存在，她是個女生，波馬的媽媽一直希望他們兩個成為好朋友，在波馬小時候，兩個人的確也經常一起玩，一起參加家庭節日。長大後，波馬希望加入的男孩同儕團體卻以捉弄古小桃為樂。波馬在加入團體後，也跟著大家一起捉弄古小桃，古小桃始終用冷漠面對豆豆主導的惡作劇，這讓豆豆非常的生氣，惡作劇也變本加厲，層出不窮的捉弄希

望能夠引起古小桃有所反應。有一天，古小桃終於反擊了，對象不是豆豆，而是波馬。令小桃感到傷心的不是豆豆的作為，而是波馬參與、旁觀了小桃被豆豆騷擾的行為而沒有任何動作，她面對波馬說出自己的感受：「你為甚麼這樣對我？(121)」這些描述營造了小桃的形象，她是一個有自己想法的女孩，她能夠直接表達出自己的想法，面對豆豆造成的壓力，她能夠以自己的方法化解，特別是對於自己跟波馬之間的友誼，是她珍視的價值。

在波馬飼養鴿子時，煩惱自己和鎮上的男孩重視的榮耀格格不入，擔心自己的祕密被同伴們知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認同感會被破壞，鴿子會因此被殺，更害怕家人知道後會不諒解自己的行為。古小桃成為波馬宣洩壓力的出口，能夠分享波馬心中最私密的想法，平衡了他心中的掙扎。他們一起分享與鴿子相處的快樂時光。

《馬尼亞克傳奇》中阿曼達是引領馬尼亞克進入家庭價值的人，她和馬尼亞克因書結緣。於是她邀請馬尼亞克到自己的家中玩，她的父母、弟妹完全接納馬尼亞克進入自己的家庭，在比利家中，馬尼亞克體驗到家庭的溫暖，讓他產生了對家庭意義的追求。阿曼達是一個潑辣的小女生，為了自己的書被馬爾斯撕破而生氣的時候，她罵馬爾斯、踩馬爾斯的寶貝運動鞋、連拖帶拽的把馬爾斯拉走。對馬尼亞克要離開家時，她也用冷嘲熱諷的語氣罵他，提醒馬尼亞克離開家的遺憾就是沒有地址可以辦借書證，但是說完了，阿曼達馬上就後悔了。她的情緒起伏很大，馬尼亞克離開家時，她會表現出她的暴怒，而且到處找尋馬尼亞克的蹤影。在這些描述裡可以發現的是阿曼達是一個重視情感的人，她認定了馬尼亞克是她的家人，就會想辦法將他留下來。同時她也具有自己的想法，並且不怕表現出來，只要是她認為對的事情，即使要面對馬爾斯的壞，她也不害怕。所以在馬尼亞克打算要離開黑人社區時，是阿曼達提出解開科波爾花結的想法，希望可以讓馬尼亞克被認同，在馬尼亞克面對族群的衝突時，她的態度積極，不畏其他人的言論，帶給馬尼亞克正面的影響。在馬尼亞克流浪的尾聲，也是她用她一貫的

潑辣性格，用連拖帶罵的方式將馬尼亞克帶領回家庭之中，滿足她自己心中的期待，也給馬尼亞克回家的機會。

史賓尼利筆下重要的同儕支持角色以女性為主，作者表現出男性角色面對衝突產生時的心理調適歷程，異性的情感支持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該隱的封印》中曾分析男孩與女孩的情緒表達差異，女孩從小便被鼓勵發展情感的表達能力，被鼓勵盡量表達自己的感覺，並對別人的感覺做出回應。大部分的男孩並沒有這個機會，在年紀很小時，他們所表現出的情感表達就是忽略他人。由於缺乏情感教育，男孩們在青春期遇到壓力或是遇到殘酷的同儕文化時，他所能採取的反應——他也知道這是社會普遍認同的方式——也就是所謂「男人」的方式，包括憤怒、激動以及情緒的抽離⁴⁵。面對衝突的男性角色可以經由女性同儕的引領，學習另外一種感情表達的方法，用這種表達方式傳遞自己的想法或價值，並且建立起自己的感情生活和語言，以男性的身分進行溝通。這類的女性角色，可謂「幫助者」，幫助主角們能夠以不同的的角度來審視面臨的衝突，並且提供適時的情感支援，讓面對衝突的主角們能夠再次面對自己心中不同的聲音。

⁴⁵Kindlon, Dan & Thompson, Michael, 《該隱的封印》(台北：商周，2000)，頁 26~27。

第二節 父母的角色

家庭應是成長過程中聯繫最密切的團體。理想中的家庭，能夠提供家族成員親密感與安全感的滿足。在目前核心家庭為主的社會型態裡，父母親的角色在孩童成長過程中，對價值觀形成的影響力十分重大。在進入青少年時期之前，父母親所營造、傳遞的家庭價值觀，是孩童形成個人價值的指標。雖然在青少年小說中家庭生活中的描寫並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場景，不過仍能在文本中發現家庭對角色影響的重要性。但現今的社會中，家庭的功能逐漸消失，在現代與後現代的文學作品之中，真實反映出家長無暇照顧孩子，家庭不圓滿而產生的親子關係疏離之外，更直接挑戰了傳統觀念中家長為價值代表的概念。史賓尼利的作品中，也反映出家庭價值的改變及落差。他分別描寫了兩種不同的父母樣貌。

一、缺席的父母

在《馬尼亞克傳奇》中，馬尼亞克親生的父母親在意外中過世，在馬尼亞克的生活中名符其實的缺席，擔負起照顧馬尼亞克重責大任的是舅舅和舅媽。舅舅和舅媽雖然在物質上給予馬尼亞克照料，扮演的是父母親的角色，但在情感上給予馬尼亞克的感覺卻是不完整的，兩人婚姻狀況出現了分歧，擁有兩套家具，馬尼亞克的生活也被切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時間陪伴舅舅，一部分時間陪伴舅媽，這樣的安排使得馬尼亞克無法得到家庭的整體感，在婚姻不和睦的夾縫中生活，造就了馬尼亞克對家庭溫暖的渴望，為了尋求家庭的意義，他在演唱會中對著舅舅舅媽吶喊出他的心聲：「說話呀，說話！你們兩人說說話，好不好呀？說話，說話(30)」，然後離開了家庭，踏上他的流浪之路。

麥克納波家中的父母角色，不論在實質或在心理的意義上都是徹底的缺席，這個沒有母親的家庭散發著可怕的氣味，到處都是垃圾和排泄物，還有奇怪的動物製造出來的種種聲響。父親是個邋遢、胖嘟嘟、散發出難聞氣味的男人，經常

穿著汗衫出門，對孩子漠不關心，不在乎孩子的生活起居、上學狀況、交友情形，飲食常常是隨便打發，連家中有寄居者出現也毫不關心。父親唯一關心的事情，就是家中剩下幾塊充作燃料用的煤灰胚，但是父親將弄到煤灰胚的責任交付給巨人約翰。巨人約翰和眼鏡蛇們的行為是脫序的，抽煙、喝酒是他們常進行的消遣娛樂，盧塞爾與皮波兒更是缺乏適當的關愛，巨人約翰也常需要到處找尋經常逃學的這兩個孩子，他們在家中的行為是哥哥的翻版，常和哥哥們一起抽煙喝酒，馬尼亞克在這個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儼然是替代的父親，他擔負起陪伴和管教皮波兒及盧塞爾的責任，用許多的誘因希望哄騙他們上學。

史賓尼利描述舅舅舅媽的婚姻狀態，以及麥克納波家的筆法，用誇張的反映出了當代的家庭問題，在某些破碎的家庭中，青少年必須面對父母關係的破裂，面對家庭中的情感疏離，甚至必須提早分攤擔負起成人的責任。尼爾·波茲曼在《童年的消逝》一書中就曾指出，現代成人兒童化與兒童成人化的現象造成了許多社會的問題，成人與兒童的界線不再明確⁴⁶。青少年的責任不僅是照顧自己，還要負擔一部分的家計，學著提早長大。

《小殺手》裡描述豆豆的父母則是模糊化的角色，他們對於豆豆的所作所為採取包容放縱的管教態度。豆豆的牙齒五顏六色，彷彿從來沒有刷牙，他可以在夜間到屋外遊蕩，在波馬家中到處窺視，在社區惡作劇，給讀者及波馬一個很特殊的印象：豆豆是一個缺乏照料及教養的男孩。波馬原本以為豆豆一個人居住在只有一面斜屋頂的屋子裡，要不然就是單獨住在小溪邊的洞穴旁。當波馬進入豆豆的家中時，才發現豆豆並不是一個家庭功能缺乏的孩子，他住在一間很不錯的房子，有乾淨的家具、地毯、照片，廚具也一應俱全，和波馬腦海中豆豆過著原始人生活的想像有天壤之別。

波馬回家時，母親彷彿永遠都在家裡等待他，為他照管一切需求。反觀豆豆

⁴⁶ Postman, Neil, 《童年的消逝》，頁 127~148。

是個鑰匙兒童，回家時家中空無一人，冰箱中冰著死掉的動物屍體，媽媽卻不知道。隱約透露出中產階級的父母親也許是忙於工作，在家中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十分貧乏。豆豆的生日時，媽媽的角色出現了，牙齒雪白，熱情的帶領大家唱生日快樂歌，請大家吃一大杓一大杓的冰淇淋，在這些熱鬧的情景下，雖然意味著豆豆擁有完美的生日派對，物質上並不匱乏，但是對他來說，家並不代表任何意義，沒有管束，連自己的牙齒沒刷也沒有人關心，代表著豆豆的父母對孩子的成長沒有關愛，所以他與同儕相處時從不提到父母，也不會和朋友談到他的生活狀況和手足相處之間的情形。在書中極少見到父母的身影與活動，豆豆是孤獨的，他必須在不停的惡作劇中得到他人的目光與關注，來滿足自己對關愛的需要。他對於小殺手的追尋，也是一種對自我的證明，因為他需要社會價值的肯定，來形成他的自我，並且引起父母親的關心與讚賞。

培利·諾德曼指出：「孤兒之所以普遍出現在兒童小說中，顯然是因為大人非常關切孩子的自主與安全感問題。⁴⁷」馬尼亞克、麥克納波家的孩子們與豆豆這些形同孤兒的角色，一方面傳達了作家對於家庭問題的憂心，暗示了家庭教養缺乏、父母態度與青少年行為問題的關聯性，一方面卻在描寫時或多或少傳遞了孩童對於可能成為孤兒懷有困惑與期待的態度，兼具了青少年對於獨立自主的嚮往，一方面卻又懷有失去安全感與庇護的恐懼。史賓尼利直接在角色形象的描寫中，傳達了他對於父母親缺席的家庭問題，因而衍生的青少年成長問題的重視。

二、父母的參與

縱使家庭的意義逐漸式微，作家仍然希望傳達家庭之於孩子的重要性。家庭對青少年成長過程的重要意義，在作者呈現兩種場景的對比之後，不言而喻。史賓尼利在營造這三本文本中的家庭氣氛時，描寫面對衝突中感到不安的孩子，除了同儕的支持力量以外，家庭提供的安全感也是重要的支持力量。

⁴⁷ Nodelman, Perry, 《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 183。

《馬尼亞克傳奇》裡描述的比利夫人與皮爾維克夫人這兩位女性，是馬尼亞克離開家後，帶給馬尼亞克「家」的溫暖的兩位重要人物，她們替代了馬尼亞克母親的角色。在文本中，兩位母親營造出來的家庭景象，與麥克納波家形成了一個明顯的對比。

比利夫人營造了一個有安全感的環境，見到馬尼亞克前，她只聽阿曼達敘述過阿曼達與馬尼亞克見面的第一印象，兩人見面時卻一見如故，比利夫人並沒有任何關於膚色的既定印象，全心的接納馬尼亞克進入她們的家庭生活。對馬尼亞克而言，她取代了母親的角色，能給予馬尼亞克溫情的撫慰，把馬尼亞克當成自己的孩子，幫馬尼亞克買新的運動鞋，幫馬尼亞克做最愛吃的蛋糕，讓馬尼亞克舔去手上的涼奶油。同時她也擔負起母親管教的責任，是馬尼亞克負面行為的制裁者，當馬尼亞克受到其他孩子的影響，將外面說髒話的習慣帶進家裡時，比利夫人不喜歡他把壞習慣帶進她的廚房裡，她用一個巴掌制止他，這個動作雖然殘酷，但是代表了比利夫人對馬尼亞克的用心良苦，馬尼亞克也能從中感受到她的心意，他的雙臂緊緊摟著比利夫人，哭叫著說：「我是愛您的…我是愛您的.. (114)」。這些舉動將比利夫人與馬尼亞克之間情同母子的感覺表露無疑。

皮克維爾夫人所代表的，則是一個熱情接納孩子並且具有凝聚力的家庭縮影，雖然孩子眾多，但是只要皮克維爾夫人的口哨聲一響，孩子們會集合在餐桌上，表現出家庭的向心力與活力，不僅馬尼亞克曾經到皮克維爾夫人家用餐，連皮克維爾先生也曾經帶著高爾夫球雜役到家裡用餐，這個家庭充滿了愛，能夠包容任何人。馬尼亞克流浪時，曾經進入皮克維爾用餐，感受到這個家庭的氣氛，被巨人約翰及眼鏡蛇們追逐，慌忙逃命時，心中想到的，也是皮克維爾夫人的家，縱使他只進入過這個家庭一次，對他來說，這幢房子仍然代表了一個具有安全感的

馬尼亞克後來帶著馬爾斯到白人社區，因為他的心中想著：

白人從來沒走進過黑人的家，更甬提了解他們的思想 and 感情了；而黑人和白人一樣的無知。如果一個白人孩子在比利家呆上五分鐘，他對黑人還有甚麼可恨的呢？如果一個黑人孩子聽了皮克維爾夫人叫喚孩子回家吃飯的口哨聲，又怎麼會恨白人呢？（《馬尼亞克傳奇》，頁 305）

於是他把馬爾斯帶進皮克維爾家中，如同自己進入比利家中一樣，讓馬爾斯看看白人家中也能有的溫暖及接納感。即使馬尼亞克帶來馬爾斯，有著這麼不同的膚色與身份，皮克維爾夫人的眼中看到的仍然只是個需要被接納的孩子，她的態度影響了所有的孩子，孩子們也同樣接納了馬爾斯的出現。

無論是馬尼亞克離開的各式寄養家庭，或者是後來找到情感寄託的另一個寄養家庭，都已經不同於以雙親為主的傳統家庭形式，從而反映出社會現狀逐漸形成的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的不同家庭現況，史賓尼利藉由馬尼亞克對家庭的渴求，營造出不同的場景，提出了這些家庭狀況的可能性。比利夫人與皮克維爾夫人雖然不是馬尼亞克的親生母親，但是她們對待孩子的態度，滿足了馬尼亞克對於安全感的需求，比利夫人是黑人，卻將馬尼亞克視如己出；皮克維爾夫人是白人，卻同樣歡迎馬爾斯到家裡作客。她們以相同的態度面對不同膚色的孩子，不受種族差異的影響，對馬尼亞克而言，是一種力量，支持並鼓勵馬尼亞克用正面的方法去面對種族之間的衝突，安撫了馬尼亞克因衝突而逃避的心。

《星星女孩》中的父母形象比較平面，因為故事的場景大多發生於學校，家庭的背景是星星女孩形象的襯托。李歐原本以為星星女孩會有與眾不同的怪異行為，是因為接受在家教育，受父母的影響產生的結果，但是實際進入星星女孩家中，卻發現星星女孩的家與常人並無不同，母親穿著一般的短褲和牛仔褲，正為了戲劇縫製戲服，父親在進行家庭的粉刷工作，家中的佈置也與一般人的房子沒有兩樣。不過這些對於外表的敘述，並不表示他們的觀念與其他家長一樣，不同於平常人的是，他們對女兒的想法與自信有著絕對的包容，他們可以接受星星女

孩隨著成長階段而改變名字，只要是星星女孩決定的名字，他們也會跟著改變稱呼。星星女孩平時的穿著打扮與眾不同，是與服裝設計師母親討論後製作出來的，代表著兩人平時的互動溝通良好，母親尊重星星女孩的想法，並且完成她的願望。

當星星女孩參加演說比賽時，父母親一同出席女兒生命中重要的場合，星星女孩得獎時，他們為星星女孩的表現驕傲。當星星女孩帶著榮耀回到學校，卻受到同儕冷落排擠而傷心失望，父母親也在第一時間擔負起安慰的角色。有趣的是，書中提到星星女孩的父母對於星星女孩任何特別的表現，不論是星星女孩的心境是欣喜或者是失落，父母的感情表現都是含蓄的，「就像其他時候一樣，他們對眼前發生的事並不特別驚訝或激動。」（《星星女孩》，頁 177），這樣的情緒反映出父母對女兒有一定的信心，他們也非常了解女兒的性格。星星女孩得獎後回到學校，面對沒有人迎接她凱旋歸來的失落感，銀盤跌落在路面上，是父親將他撿起來，帶著奇異的笑容把銀盤交給李歐。研究者認為，這代表了父母親對於星星女孩在學校遭遇不愉快的事情了然於心，這個笑容以及交還銀盤的動作，在對李歐解釋星星女孩的努力，其實都是為了李歐的期盼，期盼能在努力之中，融入李歐認同的團體裡。在這個家庭之中，親子之間的互動及依附關係十分緊密。父母的角色已不再是價值的示範者，而退居青少年的背後，擔任感情支持的重要力量。

《小殺手》中，描述波馬的生活與豆豆的生活環境產生一個極大的對比，波馬生活在一個充滿關愛的家庭，母親與父親的角色一柔一剛。母親極為溫柔，這個溫柔是支持波馬的一股力量，母親並不喜歡波馬加入的同儕團體，不喜歡豆豆表現出來的流氓氣質，但是她尊重波馬尋求同儕認同的心理，邀請他們到家裡進行生日派對。波馬決定不參加家庭節日，但是又沒辦法說服同儕，決定找理由裝病在家時，雖然母親表現出來的樣子是「起初她看他的樣子有些滑稽，接下來的這一天裡，她對他特別地好，好像當他真的生病了(77)」透過這些描述，描繪了

母親了解波馬的心意但是不說破目的的用心。波馬飼養鴿子之後產生了許多有趣怪異的行爲，和平時的他不一樣，這些變化波馬的母親都看在眼裡，爲了不給波馬造成壓力，母親隱瞞自己知道波馬飼養鴿子的事實，但是仍然在背後默默的爲他提供照料鴿子的一切需求。

在母親觀察到波馬因爲飼養鴿子而承受的壓力時，母親主動招認自己知道鴿子的事實，事實的給予波馬心理上的支持與鼓勵，甚至鼓勵波馬把鴿子留下來繼續飼養，在大家認爲小男孩殺鴿子是「理所當然」的價值背後，母親的想法包容波馬聆聽自己心裡面的聲音，帶領波馬用另一種角度思考自己面對的問題。在《該隱的封印》中談到母親與男孩間互動關係，母親是帶領男孩了解情緒的導師，在男孩成長過程中，母子關係會不斷變遷，每一個時點母親都必須作出調整，爲兒子的成長提供情感的依靠與自由；對於男孩來說，他需要知道母親信任他的能力，然後他才能應付新的經驗與生活⁴⁸。波馬的母親展現出來的正是一種帶領波馬認識自己的技巧，波馬在母親的包容下和母親談了自己的恐懼和想法，「試著讓她了解他的生活是甚麼模樣(194)」，也同時得到了情感的依靠。

波馬父親的角色製造了波馬內心的另外一個衝突。對男孩而言，父親無疑是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示範。父親小時候當過小殺手，波馬曾詢問父親，是否自己長大也要當小殺手時，父親的回應是：「當然啦，大男生。⁴⁹」（《小殺手》，頁59。）這樣的話語透露出父親對波馬的期待，期待他長成一個大男生，期待他擔任小殺手而毫無懼色。父親年輕時曾經贏過射鴿大賽的獎座，這個獎座置放在家中的起居室，代表父親對這個榮耀十分珍惜，並且引以爲傲。在波馬的心中，父親是波馬成長的模範角色，在波馬心中的形象，怎樣也不能跟射鴿大賽中的射手畫上等號，每次家庭節日結束時，波馬都會感受到父親身上那股酸酸的火藥味道，在他的心中與父親的角色有所衝突。

⁴⁸Kindlon, Dan & Thompson, Michael, 《該隱的封印-揭開男孩世界的殘忍文化》，頁 180。

波馬除了要面對同儕的壓力之外，還必須背負著父親的期盼。爸爸在成長過程中接受過生日儀式，了解生日儀式所代表的意義，對於波馬接受生日儀式這件事感到驕傲，還有曾經擔任小殺手和射手的經驗，都表明了他在這種男性文化下成長，曾經參與過這種「榮耀」的時刻，甚至在波馬生日時送給波馬的家傳玩具士兵都傳達了父親的期盼。史賓尼利用這樣的訊息，製造讀者與波馬心中的想法，假定父親期盼他依循著這樣的成長途徑進入社會化的歷程，重現一個性別角色再製的過程。對波馬而言，父親呈現出的兩種形象也造成了極大的對比，他告訴小桃自己心中的疑問「他說他被弄糊塗了，一個人怎麼可能既是殺鴿子的射手同時又是慈愛的父親呢？（134）」。

在波馬十歲的生日派對上，父親告訴豆豆，表明了自己擔任射手的工作，其實一點也不恨鴿子，射下鴿子的理由不是因為憎恨，而是因為依循社會的價值期盼。父親同時也用含蓄的口吻表達，波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是否擔任小殺手，這是第一次父親表明了對波馬想法的包容，可是波馬並沒有感受到。波馬感受到豆豆對鴿子的敵意之後，他表現出的慌亂父母都看在眼裡，於是這個家庭展現了對孩子的包容力。波馬經由母親的敘述才感受到父親的改變，父親不再參加射鴿大賽，甚至到房間偷看波馬的鴿子，父親贏得的射鴿大賽金色獎盃也消失了。送走鉗子之後，波馬一度情緒低落，父親帶他去看棒球賽，讓波馬了解，除了家庭節日之外，他們可以分享另外的樂趣，成為小殺手並非父親唯一的期待。在家庭節日進行的一週間，父親也用語言之外的肢體動作傳達了他對波馬的支持，他不再用「大男生」一詞來稱呼波馬，不再給予波馬成長的期待與恐懼，取而代之的是理解與包容。父親不以自己的想法規劃波馬的行為發展，移除了許多波馬所承受的無形壓力。

刻板印象中的父親角色，通常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情感，因為有些父親害怕太多的情感與撫慰會教養出一個愛哭、多愁善感的男孩。但事實卻相反，父親如果

願意協助、支持孩子度過低潮期，將可以協助孩子在情緒上更強韌、茁壯⁵⁰。

青少年心理學研究中發現，親子關係中雙親對子女的行爲、興趣、活動提供支持時，青少年子女多數的發展結果會是積極正向的⁵¹。在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到父母親與孩子的依附關係，Lerner 提到親子關係若能以支持的態度及積極的情感聯繫來面對青少年，將有助於青少年的心理及社交健康發展⁵²。史賓尼利在文本中創造了父母的對比，雖然青少年開始進入離家成長的歷程，父母親的生活態度以及對待孩子的教養方式，對青少年仍然是重要的價值示範。雖然史賓尼利創造的父母角色稍嫌刻板，母親的角色過於溫柔，父親的沉默寡言也是一種男性的既定形象，但是在書中描繪的衝突事件裡，父母親的參與恰如其分的表現出「幫助者」的角色。他們表達出來的情感支持，在孩子面對衝突時，仍然是陪伴青少年度過衝突時期的穩定力量。

同時，史賓尼利的觀點並不僅限於健全的家庭才能提供衝突中所需要的情感支持，雖然作者在文中以誇張的手法，傳達了對家庭功能低落造成的教養問題的憂心，但是他也樂觀的描繪了替代家庭與替代父母親提供情感支持的可能性，為現代多面貌的家庭樣貌發聲，並且替青少年營造更多尋求情感認同的方向。研究者認為，史賓尼利在作品中強化了父母代表的「家」的意義，對於離開家冒險面對衝突的孩子而言，不在是一個束縛無趣之處，「回家」時父母所表現出的關懷，反而轉化成爲主角面對衝突時最強大的支撐力量。

⁵⁰同上註，頁 158~159。

⁵¹ Lerner, M. Richard, 《青少年心理學》(台北：心理，2006)，頁 289。

⁵² 同上註，頁 290。

第三節 長者的角色

面對自我與社會的衝突是一種將社會經驗類化爲自我經驗的歷程，除了同儕與父母提供的價值與支持之外，青少年小說中也會出現「智慧老人」的長者角色，扮演了融入社會時的諮詢功能。在故事中出現的智者，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能爲人指點迷津，洞悉人性，說話富有哲理，協助主角完成某些艱難的任務。例如《記憶傳授人》中的老者，對喬納斯來說是影響深遠的角色。他不但是引領喬納斯認識所有人類經驗的智慧老人，更廣義的來說，他承受了所有社區中應該保留的智慧與經驗。在喬納斯面臨自己的價值與社區需求衝突的時刻，是他提供了必要的協助與建議，更提供了感情上的支援。《少年小樹之歌》中的柳樹約翰，也是在關鍵的時刻帶給小樹必要的指引，提供了祖父祖母以外的情感來源。

在文本中，長者的角色不一定是成功的典範，在成長的歷程裡，會遭遇到的挫折與疏離，還有認同的迷失，長者能分享的，不僅是成功的經驗，也能夠帶來失敗的借鏡。與父母親角色不同的地方是，長者與青少年之間的關係，通常沒有強制力，在與長者相處時，青少年不會有受限的感覺，提供了青少年一個無拘束的空間。在《馬尼亞克傳奇》及《星星女孩》中，史賓尼利設計了兩個不同的長者角色，卻同樣對主角的成長歷程產生影響。

一、生命的借鏡

研究者認爲在文本中《馬尼亞克傳奇》中，格雷遜並非傳統的智慧老人角色，雖然他具有豐富的社會經驗，但是他並沒有爲馬尼亞克指點生活上的迷津，反過來而言，是馬尼亞克陪伴他找尋到自己，格雷遜老人的描述屬於反面生活的寫照，對馬尼亞克而言，格雷遜老人預言了某一種生活的模式。

史賓尼利描寫馬尼亞克離開了黑人社區後，在流浪的歷程中與老人格雷遜相遇。格雷遜是一個在公園處理雜活的老園工，活在既定生活模式中許久的老人，

從他對黑人的概念便可看出來，他對某些事情的想法，已經根深蒂固。例如他從還沒有洗澡的馬尼亞克身上摳下一塊髒東西，因為他想看看在黑人社區生活過的馬尼亞克「還是不是白人(162)」，他對黑人社區的生活模式也感到興趣，問了許多關於黑人的食、衣、住、行的問題，當馬尼亞克回答黑人的生活並沒有特別不同的地方時，對格雷遜老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衝擊，他質疑黑人的生活「難道就沒有什麼…難道就沒有什麼不同…(175)」。這些問答可以看出格雷遜老人想法的僵化，他認為黑人就是和自己不一樣，史賓尼利再次藉格雷遜老人的想法反映出文本中所營造的社會，白人對於黑人的生活型態存有很大的誤解，而且並沒有設法去加以了解。格雷遜老人對黑人家庭的空白概念，也令馬尼亞克了解到為黑人及白人間增進了解的必要。

遇到馬尼亞克之前，格雷遜少有機會探索自己的想法，因為缺乏對話的對象，就更遑論將自己的思考用口語表達出來。與馬尼亞克的對話中，他開始有了許多不同的想法：

格雷遜腦海中的那條意念小蟲活動得愈來愈積極了；它已經變成了許多條讓人發狂的癢癢蟲。頭腦裡一下子有這麼多的蟲子，可是卻只能從一條路徑出去，那就是嘴了。(《馬尼亞克傳奇》，頁 173)

在馬尼亞克的要求下，他們分享格雷遜的故事，在分享的過程中，格雷遜從頭檢視自己的生涯。剛開始的分享是關於格雷遜參加壘球隊的比賽經歷，在這些比賽的故事中，雖然格雷遜一再強調自己「實在沒有什麼故事」，但是關於參與壘球比賽的故事卻源源不絕，從第一場比賽，到最後退出壘球隊的經歷，在這些故事中格雷遜回顧了自己的夢想，也重新經歷了自己的失敗，開啓自己關閉已久的心門。看到馬尼亞克自學的模样，格雷遜也說出自己成長的歷程，缺乏家庭的關愛，父母親酗酒把他一個人扔在家裡，學校的老師對他們也沒有期望值，格雷遜是被家庭及學習環境放棄的一群。在大人的成見影響之下，他也放棄了自己學

習的機會。在馬尼亞克的鼓勵下，格雷遜重新開始學習認字，從一個個字母開始讀起，學習閱讀的成就感，讓他得到另外一種成長，逃離了三十七年的內心禁錮，一直認為自己是失敗者的他，找到了自我的價值。

遇到格雷遜老人以後，馬尼亞克開始在不受拘束的環境裡建立自己的生活模式、生活環境，他可以實現自己對家的夢想。從接受的角色轉換為付出的角色，一直以來是比利家的愛影響他，現在變成他用自己的愛和關懷影響格雷遜老人，幫助他檢視自己的生活及內心的感覺，找到自己生活的意義，從失敗者的角色中跳脫。在與格雷遜老人相處的過程中，馬尼亞克雖然指導格雷遜老人識字，是指導者的角色，但是他也在兩人的互動中落實自己對「家」的需求，他要建立自己的家，他也要讓需要家的人得到愛。

史賓尼利筆下呈現格雷遜的成長歷程與第三十四章後描寫馬尼亞克進入麥克納波家的景象產生互相呼應的效果。格雷遜老人生命的際遇，同樣反映出社會上問題家庭孩童在成長中所遭遇到的問題：家庭功能的喪失，學校教育的失敗。這對成長中的青少年而言，同樣是一種必須面對的衝突。格雷遜老人過世之後，馬尼亞克為了遠離悲傷的回憶，離開了球庫街 101 號的家，重啓流浪之旅。因緣際會下，馬尼亞克在麥克納波家擔任父親及約束者的角色，有一部分是受到格雷遜的影響，因為格雷遜不愉快的家庭童年遭遇，讓他成為一個不識字的人，馬尼亞克不願意盧塞爾和皮波兒這兩個孩子也成為這樣的人，所以竭盡所能希望能吸引孩子上學，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孩子們的家庭喪失了家庭功能，馬尼亞克本身對家庭有極高的渴望，所以對於孩子們生長在這樣的家庭裡，有憐憫的感情產生。

馬尼亞克對家庭及學問的追求，讓格雷遜老人拋開多年以來的禁錮，勇敢走出自己對自己設下的限制。格雷遜老人對馬尼亞克而言，是一面寫實的鏡子，映照出一個在未來可能發生的事實，馬尼亞克如果不堅持自己的生活態度，可能就會如同格雷遜老人一般封閉自己，過完人生。格雷遜老人在年輕時就認定自己是

一個失敗者，這樣的自我認同失敗。格雷遜老人也從馬尼亞克的生活型態中看到年輕的自己，如果在年輕時，格雷遜可以有更不一樣的抉擇改變自己的人生。

二、哲理的思考

《星星女孩》中的阿奇，是大家的考古學老師兼好朋友，雖然他聲稱自己在家裡講課也是另外一種學校，但是他的形象跳脫了嚴肅的老師角色，他的房子充滿了骨頭，對孩子來說是新鮮的經驗，他上課談論的內容從牙膏到條蟲無所不包，沒有分數與考試的壓力，孩子們與他相處沒有壓力，他成為大家傾吐心事的對象，有甚麼新鮮事，大家也都會與他分享。但是在分享的過程中，阿奇往往會說出一些特別的話，對孩子們而言，這些話也許深奧，但是帶有特別的趣味：

有時候，阿奇說起話來像是在打啞謎，我們並不是每次都聽得懂他說的話，但我們的耳朵卻不在乎。我們只想聽他說更多。(《星星女孩》，頁 34)

阿奇的角色設定帶有一些預言家的色彩，在大家爲了星星女孩在學校造成的風波前往阿奇家討論時，他明確的表示出自己知道大家是爲了星星女孩的問題而來的。他說的話對大家來說，是一種想法的確認，經過阿奇這個智慧老人的背書，大家才願意相信這是真的。但是阿奇從來不直接點出結論，他的話語之中蘊含著自己的人生哲學，雖然孩子們聽不懂，但是對李歐來說，他知道這些話的意義在於提醒自己不斷反思其中的意義，而且終有一天會得到解答：

就像阿奇說的許多話一樣，這段話似乎沒有進入我的耳朵，反而附著在我的皮膚上，像小小的卵一樣蟄伏著，等待我成熟之雨的灌溉，屆時它們將會孵化，而我終會瞭解。(《星星女孩》，頁 114)

在李歐與星星女孩之間面臨衝突的壓力時，幾次和阿奇的對話，阿奇都提出一些發人深省的問題，讓李歐可以檢視自己，說出一些自己心中早就有定論，但

是卻不願意面對的現況。阿奇的形象便是典型的智慧老人，在青少年需要時提供人生的智慧與經驗，對青少年而言是面對衝突時重要的建言。阿奇其實並沒有給予這些孩子任何價值觀或者是具體的意見，但是因為阿奇的話語與眾不同，這些青少年必須更用心的思考這些用語所代表的意思，也在思考的過程中，體驗不同的思考角度。

與其將這兩位老者的形象僅視為青少年的教育者形象，倒不如將他們的關愛視為一種情誼的展現，格雷遜給了馬尼亞克一個遮蔽風雨的地方，馬尼亞克卻帶著格雷遜重新找到自我的認同，阿奇開辦的學校雖然不是正式的學校，卻更受學生們的歡迎與信賴，李歐也透過了阿奇的話語，認識了內心的聲音。這也許是史賓尼利心中的想法，在成長的旅途中，這樣的教育方式與友善互信的情誼，彌補了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對於家庭的某種缺憾，也補足了父母親所無法提供的：對於自由的渴望。史賓尼利設計這兩位長者擔任協助者的角色，以負面的對照和正面的建言方式，在青少年面對衝突時提供另外一種支持的聲音。

第肆章 衝突下的成長歷程

主題除了引領小說產生意義，更企圖表現人類的價值觀與生活經驗，更是一種文化意義累積的過程。主題使得作品的真實性更具有一致性，幫助作家以更貼近生活的方法呈現故事的意義，也協助讀者觀察人類的作為與處境。作家在創作文本時，雖然並不一定有所圖，但基於人類性格的使然，同一作者的文本通常都具有許多共同性。對於青少年而言，閱讀青少年小說，並在小說中尋找「主題」，是能夠發現小說主要意義的有用策略，藉著閱讀作品中的主題，讀者能得到文學文本中的一致性。讀者除了掌控文本的生命外，也協助文本創造意義。

由於青少年成長面臨共同的衝突問題，所以青少年小說中也有著不少共通的傳達主題，在少年小說中，作者更是有意的想傳達這些衝突背後所帶領的成長意義。檢視史賓尼利的這三本關於青少年面對衝突的作品《小殺手》、《馬尼亞克傳奇》、《星星女孩》，這些主角們首先面臨的是面對衝突時所產生的疏離感，無論是家庭功能的喪失、心理的壓力或者是內心不被認同的感受，都是一種無法進入團體價值的心理感受。

使得這些角色不向不認同的環境低頭的主因，是主角在生活及內心的思考中經歷了一番自我的探索的歷程。「認識世界」是成長的條件之一，也是文學作品能夠傳達的主題。雖然每個角色探索的主題並不一致，在探索的過程中，也免不了痛苦或是必須作出選擇，但是在探索的過程中，角色們都可以在其中接觸多元的經驗，類化更多的經驗到自我的內在。

最後，史賓尼利在故事結局，皆安排了主角們一種表現自我的時刻，例如波馬能伸手拯救自己心愛的鴿子，馬尼亞克最終回歸家庭的價值，星星女孩帶領大家表現內心的想法。這是一種自我認知與頓悟的過程。張子樟認為：故事中主角認知、頓悟的過程，就像參加了一個「啓蒙儀式」。經過這些儀式的洗禮，主角

便對人生的奧秘有更深一層的領會。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張，不再全盤接受他人或社會環境的價值所左右⁵³。

於是研究者在這些共同的主題之中，選擇了疏離、探索、和自我成長，詮釋史賓尼利欲利用衝突的產生，引出這些在成長中的主題，作文本的呈現與分析。



⁵³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頁 17。

第一節 疏離

作者刻意安排傳達出各種不同的主題，史賓尼利在《小殺手》、《馬尼亞克傳奇》、《星星女孩》這三本角色形象、情節、佈局都不盡相同的三本文本中，分別透過不同的心理與外在情境，處理了主角面臨成長及衝突的情緒反應，也藉著描寫他們內心的孤獨感，突顯他們面對無法處理的衝突事件時感受到的疏離反應。

艾瑞克森(Erik Erikson)指出，疏離感是青少年普遍經歷又無法處理的情緒。而按精神分析而言，「孤離作用」基本上屬於心理防衛策略的一種，個人將以往痛苦經驗置諸內心深處，予以隔離，透過潛意識的壓抑作用，以避免處發起焦慮的情緒⁵⁴。文本中呈現的疏離情感，也都是爲了要遠離與衝突有關的事物，避開會產生與衝突有關的聯想與壓力，作者表現出的是青少年在面對衝突時的無力感。

史賓尼利用一再離家的衝突情節描繪出馬尼亞克成長中面對的疏離。《馬尼亞克傳奇》故事開始時，馬尼亞克父母雙亡，身處於一個沒有認同感的家庭，造成了馬尼亞克內心的孤獨感，於是他逃離家裡，產生了對家庭溫暖極大的渴望。馬尼亞克內心對家及家人的需求，讓他很自然的接納比利一家人的愛。因爲種族問題不得已必須離開比利家時，他仍然沒有放棄對家庭的夢想，於是馬尼亞克和格雷遜老人一起建立了自己的家。格雷遜老人過世時，對馬尼亞克來說家庭的意義已經消逝。他與現實的生活產生的疏離，是爲了要隱藏失去格雷遜老人及家庭的痛苦，馬尼亞克選擇了放逐自己，作者描寫他憤怒的塗掉球庫街 101 號的門牌號碼、在鄉野中奔逃流浪，生活在與世隔絕的谷地裡，只有奇異的夢和記憶，夢境裡只有幽靈和他相伴，象徵他內心的孤寂與憤怒，他內心的疏離讓他有尋死的念頭，將馬尼亞克內心的孤獨呈現得淋漓盡致。史賓尼利藉馬尼亞克內心的疏離感，呈現現代失去「家庭」的孤獨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的內心歷程。馬尼亞克

⁵⁴張春興，《心理學》，頁 350。

感受到的疏離，是因為個人與社會的衝突，無法被群體接納，也無法得到家庭安定的感覺，這是現實生活的寫照，作家藉此關懷了現今社會中被迫離開原生家庭或家庭功能不健全的孩子，他們在心理和社會的認知或許和孤兒無異，同樣必須面對心中疏離的感受。

馬尼亞克喜愛閱讀的習慣，也是一種疏離感的表現。Escarpit 認為「閱讀原本就是最為遺世獨處的活動⁵⁵」。閱讀的活動是獨自一人的，毋須走動與對外溝通表達，專注的思維可以讓自己暫時離開身邊的環境與人事。尤其是文學性質的閱讀行為。

「它暫時的切斷了讀者個人與週遭現實世界的聯繫，卻又全心投入作品中的新天地。閱讀的動機，總不外乎一種不滿足的狀態，始終是由於讀者本身與社會環境失衡所造成的。無論這種失衡是源自於人類本質固有因素(人生短暫、人命無常)抑或個人情感衝擊(愛、恨、惻隱之心)，抑或社會結構(壓力、困頓、遠優近慮)。總而言之，文學性質的閱讀乃是對抗人類荒謬處境的一個憑藉。⁵⁶」。

馬尼亞克的閱讀行為，不受環境所限制，是自己所能掌控的，也是自我獲得愉悅的方式。他不願意去上學，是因為他對群體沒有認同感，但是他可以在自己的小書庫中找到安全與撫慰，雖然馬尼亞克在生活中持續找尋對家的認同感，但是在閱讀的活動中，他能暫時將自己置於衝突之外，忘了自己在黑白族群之間的衝突，也忘了自己沒有家庭的孤獨感。

《小殺手》中造成波馬與同儕疏離的原因，是對成為小殺手的恐懼。許多如夢境般的場景，強調了這種害怕的情景。第一個夢境，已經展現出深植於波馬心中的恐懼。

⁵⁵ Escarpit, Robert, 《文學社會學》(台北：遠流，1990)，頁 149-150。

⁵⁶ 同上註。

在他的夢裡，那一刻已經來了。夢中的他低下頭來，發現自己的手環著鴿子那摸起來滑如絲緞的脖子。鴿子的眼睛是橙紅色的，有如擦得光亮的襯衫鈕釦，眼睛正中央有一顆小一點的黑釦子正仰望著他。鳥兒沒有眨眼，彷彿就要開口說話了，但卻一直沒有。只有一個聲音說著：「扭斷它！扭斷它！扭斷它！」

他做不到。他無法扭斷他的脖子，也放不掉手中的鴿子。他拼命想要放開，但他的手指卻硬得像石頭。那些聲音不斷吟唱著：「扭斷它！扭斷它！」那織成紅色的眼睛一逕不轉瞬地盯著他。（《小殺手》，頁 23。）

有更多的夢境強化了波馬害怕的感覺，又或者是波馬害怕的心理強化了波馬的感官作用，史賓尼利用許多相似於鴿子眼珠的橘紅色、熟悉的咕咕聲、遠處的爆裂聲、以及火藥酸酸的味道出現在場景之中，一再的提醒讀者與主角波馬，令人害怕的事情正在慢慢的接近，讓波馬的心中產生更多想要逃避現實生活的疏離感受。

雖然波馬在表面上能夠與同儕和睦相處，但是由於理念的不同，每次執行同儕共同的惡作劇活動時，波馬的心中會產生極痛苦的感覺，侷促不安、煩躁不已，這是一種疏離的情緒，他無法真心的融入這個團體之中，雖然喜歡和朋友們一起冒險，但是只要是想到關於鴿子或小殺手的任何議題，波馬就變得畏縮，他藉故裝病躲在家裡以逃避家庭節日的活動。由於擔心父母親不贊同他的想法，他與父母親間的互動也產生了疏離，怕母親發現自己養鴿子的事實，他拒絕母親日常生活的照料，不敢把心裡的想法和父母親分享，所以產生了更多的壓力。送走鴿子以後，波馬將自己封閉起來，不再跟豆豆他們互動，也避開小桃，藉此逃避與鴿子和小殺手有關的回憶，以及自己背叛團體的感覺，他用無精打采表現所有的疏離感，以往感興趣的東西，對他來說已經不再具有任何意義，他甚至將珍貴的家傳玩具士兵埋在後院，也希望埋葬所有對於殺戮的恐懼。

《星星女孩》中星星女孩雖然作風開朗，不在意他人觀感，但是她的內心世界卻少有人能窺見，同儕們無法了解星星女孩怪異的作為。經由星星女孩的邀請，李歐才能夠了解她所有舉措的用意。在文本中，「快樂馬車」是星星女孩感情的反映與寄託，星星女孩利用石頭的數量表達自己的心情，當星星女孩遭遇不被團體接納認同的危機時，快樂馬車內的石頭，少之又少。這種認同危機，不僅是星星女孩與團體的疏離，星星女孩也對自己的新形象感到陌生，她為了符合團體的認同，改變自己的穿著打扮與作風，卻只是在扮演一個現代青少年的角色，而非真正願意成為這樣的人，到最後仍然得不到大家的認同。

感到疏離的，不只星星女孩一人，身為夾縫中無法抉擇的角色，李歐不但要面對星星女孩的感情，還會感受到原有團體對他的異樣眼光。作者利用大量的內心獨白來呈現李歐內心與團體疏離的感覺，特別是規避的團體行為發生後，李歐和星星女孩被排除於團體之外，甚至連幾乎不認識的人都不願意和李歐說話，李歐內心疏離痛苦的感覺到達了頂點。

那又怎樣？我不斷地告訴自己。你何必在乎？你不可能和每個人都說話。
倫修對你而言算什麼？

不過我真的在乎，我不能叫自己不去在乎。在那一刻，我多麼希望倫修對我點個頭，世上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事了。我祈禱那扇門會突然打開，然後他會站在那裡對我說：「對不起，柏拉克，我沒聽見你喊我。有什麼事嗎？」不過門依然緊扣著，現在我知道被當成隱形人是什麼滋味了。（《星星女孩》，頁 144。）

艾瑞克森的理論指出，在面臨青少年認同問題時，青少年會發現，不論是在面臨朋友、戀人、同儕、甚至雇主，人們對忠誠度的要求也會越來越嚴格，他們

面臨著檢視各種權威及價值的挑戰，要能適時的判讀何者必須遵循⁵⁷。李歐了解，團體的價值並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也不是星星女孩改變造型或行爲就可以帶給大家另外一種觀感，夾在兩者之中的他，無法放棄認何一方的價值或情感，於是他選擇孤立自己。他用躲避的方式，不正面面對星星女孩，也躲避其他人對星星女孩的嘲弄，最後他更放棄了參加蠟燭木舞會。李歐選擇了在遠遠的地方盤旋觀賞，用一種最疏遠的距離觀看發生的一切，避免參與其中。

由上述的文本分析可見，無論是無法得到家庭溫暖的馬尼亞克，或者是無法接受社會價值的波馬與星星女孩，抑或是身處於衝突夾縫中的李歐，在故事中面臨衝突的時候，內心都會產生人生中難以言喻的疏離處境，疏離心態的呈現，是一種負面的心理感受，作者利用呈現出這種無法找到認同感的設計，展現出面對衝突時心境轉化的重要，這樣的心境促使主角們必須找到紓解疏離情感的動力，無論他們是以消極逃避問題或是正面挑戰衝突的方式來面對衝突的情境，這種心境轉化的歷程，讓主角們最終都經歷了完整的「探索」的過程，這也是史賓尼利寫作少年小說的積極觀點，研究者將在下一節詳加說明作者如何表現此一主題。

⁵⁷王煥琛、柯華葳著，《青少年心理學》（台北：心理，1995），頁 139。

第二節 探索

每一個個體，包括青少年都需要發現其生存之希望。Lukens 指出，在青少年文學作品中的主角，在發現自我與他人的差異時，對於希望與自信的需求尤為迫切⁵⁸。就是由於個人對希望與自信的需求，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必須踏上探索的旅程。我們可以在青少年小說中發現探索這個主題，藉著探索的歷程，作品中的主角邁向成人的世界，或者是不同層次的心靈境界。「兒童小說的基本故事型態，在其中角色離家尋求冒險，然後又充分地被他們的冒險所轉化，而勝利回到家。」即是一種原型情節的說法⁵⁹。諾德曼認為，「在家-離家-返家」的形式是兒童文學最普遍的情節⁶⁰。他將兒童文學文本中關切的重要主題與在家或離家的關聯做了一個詳細的對照，他發現文本中的角色必須在兩者中作抉擇，並找到某種妥協，這些主題具有「二元對立」的意識型態，在此僅列出與研究文本有關的主題，如下表：

在家	離家
拘禁 Imprisonment	自由 Freedom
無趣 Boredom	冒險 Adventure
舊觀念 Old ideas	新點子 New ideas
保守 Conservatism	創新 Innovation
習俗 Custom	渾沌 Anarchy

渴望冒險而離家的刺激感，以及家庭中的安全感，雖然相互矛盾，在兒童文學作品中，卻是無止盡的循環進行著。克勞森說：「如果家是我們主要必須逃離以便長大或…永保純真的地方，那麼我們就是在處理青少年或成人故事。」⁶¹所

⁵⁸ Lukens, Rebecca J.。 *A Critical Handbook of Literature for Young Adults*.P.69

⁵⁹ Nodelman, Perry，《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 207-208。

⁶⁰ 同上註，頁 184。

⁶¹ 同上註。

以許多兒童文學作品的呈現，都在抓住孩子心底的渴望，利用離開家的情節，讓孩子的渴望得以紓解，在兒童文學品中不論這些作品如何刺激冒險，故事場景如何奇幻神秘，都脫離不了「在家/離家/回家」的模式。

在青少年小說中這種情節歷程也經常被呈現，他們的離家的歷程並非全都是實質的進入旅程，而是內化在心靈深處的虛構旅行，離開家庭的保護及固有價值，進入一個新的生活場域，在其中體驗新的生活，並獲得新的經驗。林怡君指出：旅行是由家到達或經過你不熟稔的地方，藉由認識「他者」(Other)或試圖「變成他者」(becoming others)以回歸自我(Self)、建構自我的過程。簡言之，旅行是「自我」和「他者」相遇的過程。而旅行永遠是一個行進中的過程，處於進行式，當真正變成他者（找到另一個家）或回歸自我（回家）時，旅行便結束了，直到另一次離家⁶²。上表所列的二元對立的意義，便是主角必須離家探索的價值。

研究者認為史賓尼利在本研究三本文本中皆設計了「在家-離家-返家」的過程。這種情節歷程在青少年小說中能夠引出文本要提出的成長主題，青少年藉由心理或實質的離家歷程，觀察到新的價值模式，調適自己的應對方式，並在其中找尋到自我或家的意義。讓離家成爲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正因為離家探索是接受衝突震撼的開始，角色們必須在離家的過程中面對各種不一樣的挑戰，所以史賓尼利設計角色離家後進入的場域，是傳達衝突氣氛的第一要素，這個場域必須營造了一種社會的整體氛圍，史賓尼利讓角色從原來的環境(家庭)，進入這個新的地域或價值，從中發現離家後接觸的環境與在家時的差異，經歷種種考驗，遭遇各種衝突，產生心理上與價值觀上的改變。

探索歷程讓主角們有機會離開原本接受單一價值的家庭，進入不同的場域接觸到新的價值，並在互動之中觀察到自我與他人的不同樣貌，並在其歷程開始產生自我的辨識活動。辨識自我是個體運用不同的方法探索自己的特殊能力、思

⁶² 林怡君，〈愛麗絲的旅行：兒童文學中的女遊典範〉，《中外文學》，第12期，1999年5月，頁84。

想、情感和興趣等。辨識自我讓個體從與事物互動的經驗中蒐集適合自我，以及想要在未來保留一部分的自我⁶³。也就是說，在辨識自我的過程中，青少年必須不斷的嘗試各種不同的可能性，從嘗試的經驗中篩選自己喜歡以及認同的經驗，加以保留，內化以後將這些特質轉變成自我形象或價值的一部分。

從個體與社會的互動行為的角度出發，進入文本之中加以分析這些探索的歷程，可以觀察到角色不斷的參與團體活動、嘗試用各種策略融入團體價值之中。有些策略是改變自己形象以符合團體要求，有些策略是調整自己的心態，以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自己在團體中的定位，以及自己與團體之間的關係。這些策略不一定成功，但是每一次的策略都帶來一個自省的角度，週遭的人也會因應這個新的角度而重新調整互動的模式，這也是探索所代表的意義，讓角色有更多觀察與互動的機會。角色們在面對衝突時的互動，必須用自己的方式解釋其中的意涵，找出這些互動過程中傳達給自己的意義。史美舍引用布魯姆（Blumer）所說的：

人類必須解釋對方所做的事或所想的事，才能持續保持互動…。因此，別人的活動有助於修正自己的行為；在面對別人的行動時，一個人可能會放棄自己原有的意思，重新修正、檢查、暫停、加強甚至換掉。換言之，別人的行為可能會和自己原先計畫去做的相反或一致。因此，就要重新修定這個計畫，或換另一個不同的計畫，一個人會用某些方法把自己的活動和別人配合在一起。⁶⁴

研究者在第二章第二節衝突分析時，一併分析主角們面對衝突時行為上的調整與變化。面對衝突時採取的各種不同策略，影響並形成了角色在價值意義澄清時的過程。不論是逃避、妥協、尋求共識，都在調整自己以求得更好的結果。這些衝突的意義，表面上是角色們成長所遇到的阻力與困擾，在他們的心靈與生活上投下一顆不能決定引爆時間的炸彈，但是因為解決這些衝突的需求，角色們必

⁶³ Lerner, M. Richard, 《青少年心理學》，頁 191。

⁶⁴ Smelser, Neil J. (史美舍), 《社會學》，頁 120

定需要審視自己的想法，嘗試許多不同的作為，以解決生活上面對衝突的問題，在此同時，角色們也要重整自己與週遭的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利用不同的策略應對，相對的也會得到衝突對方不同的回應，這些回應在角色的心理上可以造成正向的增強與逆向的消弱作用，連帶的使得面對衝突的雙方，同時調整自我的作為與心態。透過角色對於衝突的不同作為，讀者更能夠從圓形人物的心境與性格變化中，感受主角的情緒反應。

除了外在行為的探索之外，史賓尼利更利用了角色姓名的改變，來表達主角們內在對自我形象認同的探索。由姓名代表的意義來探討，書中角色姓名與稱呼的改變，反映出他們正在經歷另外一種社會角色的探索過程。名字，是對於個人的基本稱呼，代表生命個體於人類社會專用的符號，所謂人如其名，他是一個人形象、內涵的體現，也是自我象徵與對自我的認同。名字是人類創造代表他人、他物的象徵符碼，名字即代表我，沒有名即失去定義、身分⁶⁵。弗雷澤在《金枝》中提到，未開化民族常以為名字和它們所代表的人或物之間不僅是人思想概念上的聯繫，而且是實質物質的聯繫⁶⁶。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作品「地海傳說」系列中的人物，也都擁有一個真名以及一個日常使用的稱呼。真名代表著內在最隱密的自我，不能任意的透露出來。與原始部族相同的概念是，只要這個真名被巫師知道了，就可以利用名字來控制他人。如同自我的思考想法被有心人了解，就更容易被掌握操弄。

在青少年心理的發展過程中，稱呼代表的意義更貼近於在團體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他人的稱呼決定了個體在團體中應該表現的模樣。青少年所扮演的不同社會角色，可以體驗到不同的人際關係，艾瑞克森認為，這是青少年面臨的七種自我認同衝突一種：「角色嘗試與負面統合」，在此一衝突點，如果青少年統合成

⁶⁵鄭雅馨，〈出發去旅行—現代幻想作品中的女遊記實〉（《兒童文學學刊》第十四期，台東：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5），頁 217。

⁶⁶弗雷澤（Frazer, J. G.），《金枝》，頁 367~369。在原始部族中，常把姓名當作是自身極重要的部分，並且非常注意保護它，他們擔心姓名如同指甲髮膚般與自身有實質連結，巫術可以通過姓名來危害於人。於是在原始部族中也產生了許多隱匿與更改姓名的奇怪規定。

功，則會成爲一個能採取不同行爲模式、肯接受歷練的人，若統合失敗，則只能持偏激反抗的自我意識，不願多方嘗試⁶⁷。

《小殺手》中的生日儀式中包含團體給波馬取綽號的過程。波馬對同儕間取的綽號非常期待，同儕取的綽號有特殊的意義，傳達著同儕之間對個體的期許，也代表一種同儕間認同的形象，不論這個形象正面與否。更重要的是，這個綽號把人的真正形象掩蓋住了，不論在得到這個綽號之前，個人的形象是媽媽的小寶貝、妹妹的好哥哥、或者是個夜裡做惡夢需要安撫的小孩。

在波馬的心中，「討厭鬼」這個綽號表示他必須扮演夥伴心目中極欲成爲小殺手的男孩，跟著大家一起惡作劇。但是在跟著同儕一起活動的過程中，波馬發現自己並沒有辦法接受同儕的價值。在小桃戲謔的用「討厭鬼」來稱呼他時，他反而無法在小桃面前呈現討厭鬼的那一面，因爲戴著「討厭鬼」的面具必須做很多自己不喜歡的行爲，而真實的「波馬」不喜歡「討厭鬼」的形象，特別是背負著必須殺鴿子、捉弄小桃等等團體之間認爲理所當然的價值。波馬能夠在小桃面前真實的面對自己，也希望能拋開討厭鬼的包袱。於是在波馬十歲生日時，他拒絕接受十歲生日儀式，他也一併拒絕繼續使用這個綽號，轉而面對真實的自己。

星星女孩在每一個階段都會更換自己的名字，也代表著每一個階段的成長，她說：

「只要名字不再適合我。我並不屬於我的名字，名字只是一種帶在身上的東西，就像穿著一件襯衫一樣。如果它變舊了，我的成長使它不再適合我，我就更換它。」（《星星女孩》，頁 67~68）

雖然在阿奇的口中，「所有名字都是真實的，這是名字的本質」（《星星女孩》，頁 35），但是，阿奇也認爲「任何能引發她想像力的名字都可以。也許名字本來

⁶⁷張德聰等編著，《青少年心理與輔導》（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6），頁 104。

就該是這樣，對吧？爲什麼一輩子都要侷限在一個名字上呢？」（《星星女孩》，頁 35）名字代表的，是當下這個人所表現出來或希望別人看到的特質，但是每個人的特質因爲成長以及時空背景改變的影響，會慢慢的產生變化，所以星星女孩每一個階段會用一個自己認爲最適合的名字代表自己，在每一個不同的名字背後，也代表著不同的自我面貌。

在她試圖融入團體之中時，她不但做了穿著打扮上的改變，她也改了名字，將「星星女孩」改成「蘇珊」，她認爲這個名字可以代表這個時期自我的心境。她爲了李歐決定作出改變，試圖讓自己進入大家的生活模式之中，希望別人能改變看法接納她的行爲，這也是「蘇珊」這個普通的名字所代表的意義。但是當她對大環境感到失望時，她也決定將自己的姓名及行爲回復原來的樣子，這項細節正細膩的表達了星星女孩心境上的改變。

馬尼亞克的本名並不是馬尼亞克，而是杰弗里·馬吉。因爲他落腳雙磨坊鎮以後，接連作出許多讓人驚訝的事，從大孩子的手中搶球、到嚇人的屋子去卻一點兒也沒事、在巨人約翰的手中創下打擊的紀錄、遊走於東區與西區之間，打破了黑白分隔的嚴密界限。史賓尼利用戲謔誇張的手法描寫杰弗里的過人之處，讓整個雙磨坊鎮的人都傳說著關於他的故事，對於這樣近乎瘋狂的舉動，大家給他取了一個名字：「馬尼亞克」（「瘋子」的意思）。這個名字，代表著馬尼亞克傳奇的事蹟，也代表著他偶爾瘋狂的舉動，更代表著別人眼中的這個不畏別人眼光以及傳統價值束縛的孩子。但是這是別人眼中的杰弗里，並不代表他真實的自我，他的瘋狂及不在乎並不是刻意表現出來的，是由於發達的運動神經，以及出來乍到新地方，對雙磨坊鎮文化的不了解，所以在別人眼中才会有這麼驚人的表現。在瘋狂的舉動背後，他所希望保留以及認同的自我，包含在「杰弗里」這個名字裡，當比利夫人問他：

「你就是那個馬尼亞克嗎？」

於是他像告訴他人那樣的告訴她說：「我的名字叫杰弗里。」因為他擔心會失去自己的名字，這可是他唯一從父母那兒繼承來的東西。

比利夫人笑了：「是呀，我知道你是個好孩子。你在這兒就是杰弗里，不是別人。但是——」她衝著門口點點頭，接著說，「出了那兒，我可就不曉得了。」

當然，她是對的。在家裡，孩子總是有個名字，可是在外面的世界裡，其他人想怎麼叫他就怎麼叫嘍！（《馬尼亞克傳奇》，頁 109）

即使他以「馬尼亞克」的稱呼與舉動在外流浪，獲得大家的讚賞，他的自我仍舊是期待父母愛與家庭溫暖的那個孩子，他的內心依然存有對父母的想念、以及對家庭的追求渴望。所以他不願意忘記「杰弗里」這個名字，對比利夫人這個給予他母親般關愛的角色，他可以放心的將這樣的自我表現出來。

魯波馬、星星女孩、馬尼亞克在面對環境與外界時，都曾有過不同的綽號或是稱呼，也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面對衝突之後，他們選擇了自己心中認可的名字，也確認了自己應該採取的立場，應該堅持的價值觀點。這是自我探尋的第一步，透過正名的歷程，在姓名的背後，藉由別人的眼光、觀察、描述、以及回饋，讓自己更了解自己真正的面貌。當青少年進入衝突的過程，這些變化往往是陌生、不熟悉的，他必須要去了解適應週遭的環境，將過去的經驗與這些衝突中產生的變化相連接，青少年往往會不斷的模仿週遭特殊的形象，以期解決衝突之中不被認同的情形。認同的過程中，青少年必須嘗試脫離自過去依賴的支持系統，逐漸統整自己的興趣、能力、情緒、經驗等，解答「我是誰？」的問題。心理學者艾瑞克森認為這些身心變化對青少年來說，看似危機，實是一個轉機。如果青少年能夠克服適應上的困難，便能統整自我的認同感，成爲一個成熟的個體⁶⁸。因爲青少年時期身心變化劇烈，也是未來適應社會的重要時刻，所以這個

⁶⁸王煥琛、柯華葳著，《青少年心理學》，頁 136

統合自我的任務變得特別迫切重要。這是一種探索的歷程，在這個歷程中，個體嘗試接受不同的社會角色，並且努力的去作好角色任務，自我人格的形成能更加完整。

在這三部作品中，自我探索以及探索社會價值的活動都為故事中的問題開啓了解決之門，雖然在探索的過程中雖然有歡樂與希望，卻也免不了失落與失望，但是在作者的安排之下，新的契機也因此產生，雖然相較於書中的情境，真實的社會狀況所必須面臨的困難處境更甚於書中，但是作者似乎想傳達一個更為樂觀的視野，帶給讀者一種更主動面對衝突挑戰的心理準備。作者所安排自我探索活動，不僅是調整自己的行為，嘗試與社會互動，還伴隨著自我形象的確認歷程。無異是突顯青少年小說中成長主題所要表達的教育價值。在探索的背後，主角確認了自己的想法與價值觀點，也接納了自己的形象，這是一個自我認同的關鍵，將於下一節中詳細討論。



第三節 自我認同

文學作品中自我成長的主題並不一定是個人完全的改變，可能是一種心態上調適而作出的決定與體悟。也就是說，自我成長的主題不一定全然是自我理想或價值的實現，而是某一個決定、某種對自己生命價值的改觀。史賓尼利對青少年成長的心理歷程描寫多所著墨，在作品中可能僅是一個不同的決定，簡單的心靈片刻卻改變書中的青少年主角們甚鉅，唯有經歷這個認同的過程，才能對自己有更多的了解，逐漸接受自己的各種面貌。

在許多的青少年成長小說都曾描寫成長帶來的心境轉變。《記憶傳授人》中的喬納斯也曾遭遇過同樣的自我成長，當他明瞭自己在社區中所擔負的責任，能夠決定這個社區的生命價值與自由意識時，他必須做出留下繼續傳承記憶，或者是逃離社區釋放記憶的決定。當喬納斯觀看到新生兒的解放儀式，經歷死亡衝擊之後，他的情緒崩潰，對生命的重視讓他做出了將記憶還諸社區居民的決定，即使這個決定必須要離開永遠離開自己成長的家，失敗的時候也必須付出自己的性命，但是喬納斯在記憶傳授人的協助下，仍然決定逃跑。對喬納斯來說，傳承記憶時，得到對生命、勇氣與愛的想法，這是在接受記憶的探索過程之後，得到自我成長的結果。在青少年小說中，這樣的自我成長，都在暗示著覺醒之後的決定，不論是對於自己的形象更為認同，或者是必須做出某些不得已的犧牲，皆會參雜著一些超乎年齡的複雜感受，符合成長的母題。

《小殺手》中的魯波馬在自我探索的歷程中，了解自己不再樂於接受生日儀式，更確定自己不希望當小殺手，但是豆豆仍然領導著團體的意見，要波馬證明自己並沒有養鴿子，這時候波馬決定不再服從這樣的領導方式。在豆豆夜襲波馬家，想要找出鴿子時，波馬忽然理解自己可以對豆豆不合理的行為提出採取反抗的立場：

「昨天晚上你上哪裡去了？」豆豆說。

波馬忽然想到他也有權問些問題才對。「我在哪裡？你們又在哪裡？」他朝亨利瞥一眼。亨利的臉上沒有露出一點蛛絲馬跡。「你們在哪裡拿到我的球？」

豆豆咧嘴笑了。「昨天晚上我們來看你了。」

「可是你不在。」木頭說。(《小殺手》，頁 175。)

以往波馬對於豆豆的行為，都是以矇騙敷衍的理由轉移豆豆的注意力，避免自己與豆豆產生正面的衝突，也不願意表現出對團體的反感。但是現在，波馬對豆豆提出的問題已經展現出自己的自信與醒悟，他不需要再利用別的藉口隱藏自己的感受。當豆豆驅策著波馬，要找到法卡執行十歲的生日儀式時，波馬領悟到自己不需要配合豆豆的想法，服從不認同的領導與價值。

他看見那隻猛踩著小籃球的腳，看見人行道上那個名字。他聽見那聲尖喊，而且比其他人早一秒鐘就聽見了，現在他知道那聲尖喊是來自於他的內心深處，而且已經在那兒好久了。他穩穩站著，彎起膝蓋，握起拳頭，然後讓它整個發洩出來。(《小殺手》，頁 178。)

這是波馬在探索後所獲得的自我成長，他聆聽了自己心裡的声音，並且知道自己必須去捍衛心中的想法。他在大家的面前拒絕了法卡執行生日儀式，並且表白了自己並不願意擔任小殺手、不願意做團體認同的討厭鬼，挑戰團體要求的忠誠度與共同的信念，他不再是團體價值中盲目的「被領導者」。

培利·諾德曼認為，波馬參與的同儕團體是一種男性特質的表現，在這樣的團體中，他必須表現出(或相信自己能夠表現出)男子氣概。男性特質是社會價值建構下的產物，我們的社會有一致的認同，認為男孩應該是具有男子氣概

(masculinity) 的，但同時這樣的男子氣概又具有回歸野性的假設⁶⁹。所以史賓尼利在文中設定的殺戮場域，正是一種社會期待下陽剛氣質的呈現，也就是說，孩子對於小殺手的追求，是經過社會認定而促成的行爲。相反的，波馬把鴿子飼養在衣櫥裡時，象徵著波馬必須要將某些不被社會認同的溫柔或陰柔的特質隱藏起來。當波馬把鴿子從衣櫥中釋放時，他表現出的對自我形象認同的確認，他不再將自己的形象侷限於他人眼中的自己，透過這樣的自我認同，他具有了挑戰社會認同的勇氣。

在文末的家庭節日中，因為鉗子出現在射擊場上，波馬必須拯救自己心愛的寵物，但是在豆豆的阻撓之下，波馬憑著直覺與對鉗子的愛，在所有射擊獵槍的環伺之下，作出了闖進射擊場中的決定，抱住他心愛的鴿子朋友，等於是用性命來捍衛鉗子。雖然驚險的畫面之中營造了沉重肅殺的氣氛，波馬的內心卻發生了奇妙的轉折，以往發生的種種衝突，在心中造成的壓迫感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醒悟以後的輕鬆感。

波馬站在羽毛堆裡，羽毛一直堆到他的鞋帶，但他的心中卻一股平靜，一種他從來沒有的輕鬆感覺，彷彿束縛的帶子彈開了，讓他可以自由向上漂浮。他的指尖感覺出鉗子那顆橡實般大小的心臟快速跳動著，一時之間，他相信自己真的可以飛起來。透過一隻鴿子的眼睛，他從天空鳥瞰球場，看著好幾千張仰著的臉孔，卻看不到任何足以畏懼的事。(《小殺手》，頁225。)

波馬了解甚麼才是自己要的，他知道自己能夠憑藉著捍衛心愛寵物的勇氣面對社會價值的評判，並且勇於說出自己的心聲。史賓尼利精心設計了強烈的戲劇性場面，讓波馬覺醒的片刻顯得更為驚心動魄。這個覺醒的歷程，呈現的不僅是波馬自我的成長，也帶領出這個社會上不同的的看法，讓不同於社會價值的聲音

⁶⁹ Nodelman, Perry. "Making Boys Appear :The Masculinity of Children's Fiction."(2002)

出現在家庭節日中，這也是史賓尼利埋下的伏筆，讓讀者對後續可能的發展有所想像。

星星女孩的覺醒則是充滿錯愕的，即使她在改變形象的過程中，體會到的仍然是大家對她的不諒解，成為蘇珊的星星女孩仍然樂觀，希望自己能在演說比賽中獲得佳績，以英雄的形象受到大家的歡迎，成功的得到群體認同與接納。但是在比賽得獎後回到學校，迎接星星女孩的不是熱鬧的人群，只有孤零零的多麗·狄爾森和兩位老師，多麗更爲了同學表現出明顯的孤立與疏離流下了淚水，也是對星星女孩感到難過的淚水。這時候的蘇珊與演講時意氣風發的模樣判若兩人，她只是茫然的盯著歡迎的標語，顯得有點恍惚。想像中的情景與現實中的反映落差太大，讓星星女孩證實同學們並不輕易的改變既定的觀感，她不想再無條件追求他人認同，反而忽略了最重要的--認同自己。於是隔天，她做回了自己，更有自信，也對自己的想法更堅定。

在書中尾聲的蠟燭木舞會上，平時隱沒在人群中的小個體，開始表達出自己的想法。一開始，所有的男孩在韋恩·帕爾領導的風潮影響下，都選擇了灰藍色的禮服，但是在星星女孩展現的自信之下，每個人用灰藍色外套掩蓋自己的效果似乎消失了。

她是一個人來的，他們不斷地告訴自己，她也的確沒有舞伴，然而不知道為什麼，這一點顯得愈來愈不重要。隨著夜晚流逝，豎笛的樂音和土狼的叫聲在燈光照不到的地方融合為一，人們身上的灰藍色外套和蘭花的魔力彷彿消失了，他們突然微微察覺到，自己比她更孤獨。（《星星女孩》，頁187）

大家孤獨的感覺不是因爲沒有伴侶，而是因爲沒有辦法表達自己的抉擇，肯定自己的形象並尋求群體的接納。有個叫做雷蒙的男生主動邀請星星女孩跳舞，

同學們對這個男孩沒有特殊的印象，平時在團體之中，雷蒙是個默默遵循團體領導的小個體，根本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是在舞會上，包括他穿著的白色外套、他和星星女孩跳舞的決定，都表現出對團體及領導者的挑戰。這個男孩的邀舞開端之後，參加舞會的人們開始展現出自己的抉擇與判斷力。在星星女孩的引領之下，團體表現真正隱藏在心中的意識，跟隨著星星女孩進行集體的舞蹈。這也是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在行為的選擇上，不再需要在意團體中他人的目光來確認自己的行為是否能被接納，從自己的價值來認同自己的行為合理與否，個體也不再盲從某一個特定的領導者來形成價值。這是團體展現出的自我覺醒。

馬尼亞克的自我認同伴隨著他的探索歷程不斷演進。乍看之下，他是個對自己無比信心的孩子，但是他仍然有隱藏於內在的恐懼，造成父母逝世的車禍意外現場不但是令他難過的回憶，也影射了他對失去家庭、失去親人的而造成的疏離感受。這是他傳奇形象外不為人知的一面。麥克納波家孩子發生吊橋上的意外時，他並不如設定的英雄形象般，無畏的將孩子救下來。在事件發生之後，馬尼亞克與馬爾斯談到了這個恐懼，本來馬尼亞克不願意承認，但是後來卻能坦然面對馬爾斯說出自己心中一直存在的陰影。面對了這個陰影，讓馬尼亞克從高不可攀的傳奇人物回到普通孩子的身分，他也有自己懼怕的東西，是個正常普通的孩子，他不需要扮演別人眼中超乎平凡的角色。

最後，阿曼達經由馬爾斯的通知找到馬尼亞克，在絮絮叨叨的對話之中，可以看出阿曼達對馬尼亞克的認知：一個需要家庭照料、需要愛的孩子。這也呼應了馬尼亞克自己心中的想法，馬尼亞克終究不是別人眼中的馬尼亞克，而是父母、家庭、自己心目中的那個杰弗里·馬吉。於是他做出了回歸家庭的決定，填補他一直以來對家庭追尋的遺憾，這個決定也意味著馬尼亞克再次進入黑人社區，用更積極的方式面對黑白族群之間的衝突。

對青少年來說，需要先認識與肯定自己，才能發展出健全的內在支持系統，

不需要再靠外界的指示、讚美與認同來確認自我⁷⁰。建立了如此的自我觀念以後，才有辦法在以後面對外界的各種價值或挫折時，用一個肯定自我的角度去面對與調適。

主角們在做出這種決定的當下，相同的是，都會感受到一種踏實的解脫感，解脫了面對衝突以來不被認同的疏離情感。雖然結果不一定是喜悅歡欣的，但卻代表了他們內心真正的成熟，呈現出探索的歷程中得到的體驗與收穫。自我確認的歷程如果認同失敗，會造成個人在面對自我形象及建立社交關係時，產生自我封閉、性情疏離不願與人往來、對事不積極的態度⁷¹。波馬與馬尼亞克在認同的過程當中，有一部分時間是過著封閉自我，放逐自己的生活，但是作者設計了外界的刺激讓他們有機會以另外一種角度重新面對衝突的價值，再次思考自己的想法。

若採用社會學的觀點，上述傳達的便是一種青少年時期「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過程。所謂「社會化」指的便是個人經由與其他人交往與社會團體的互動過程裡，形塑自我概念，並藉由對社會團體規範的認識，調整自身的思考與行為，進而達到「個人」與「社會」連結的終身互動過程⁷²。但社會期待中的社會化能力，會因不同的環境因素與價值觀念而產生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說，社會期待與要求與社會價值「一致」的觀點，對建立個體完整的人格與思考不一定是正面的助益效果，有時候更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因此，成長的體驗必須經由個體感受賦予意義，若不是經由自身所領悟到的意義，這樣的「成長」就缺乏價值，也不會深刻的內化於個體經驗之中。

經歷了成長歷程中的疏離感受，積極探索自我的價值，使得他們可以用自己認同的角度面對生命。作品的主題也充分的表達了史賓尼利藉青少年小說所賦予

⁷⁰曹乃怡、劉麗容，《狂飆少年-引導青少年遠離危險行為》(台北：遠流出版，1999)，頁 39-40。

⁷¹張德聰等著，《青少年心理與輔導》，頁 104。

⁷²陳杏枝，〈社會化〉，《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2001)，頁 99-104。

成長的意義。在個人自我認同的背後，史賓尼利也留下了等待讀者填補的空白之處，社會的價值，似乎因為個人認同產生的覺醒，表達出不同聲音，而引起了前所未見的迴響，是個人的力量改變了社會？或是個人探索的勇氣引發了其他價值勇敢發聲？其中蘊含著變動的力量，讓讀者對未來有更多預期與猜測的樂趣。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傑瑞·史賓尼利的寫作特色

曹文軒曾說過「一部小說就能耗掉小說家的大量經驗，一切嚴肅的作品到底必然都是自傳性質的，而且一個人如果想要創出一件具有價值的東西，他便必須使用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經歷⁷³」。在史賓尼利的成長過程介紹中能發現，他將自己青少年成長生活中的許多體驗歷程，鎔鑄成小說的基模，將這些感受寫入小說中，在寫作的過程中，等於是再次檢視了自我認同的過程，重新檢視自己，也將自己關注的議題放入小說的架構之中。

羅青認為浪漫派三大思潮「自由、平等、博愛」其實就是少年小說的基石。在文學上，「自由」表示題材的開放，意味著拋棄固定的形式、固定的題材，寫以前不太寫，不感寫的東西；「平等」表示人物無論貴賤，什麼都可以成為寫作的對象，並可依自己情況的需要去創造新形式，其特色為「平中見奇」；「博愛」則表示萬物與作者「同情」，也就是指對所有的產生同情心⁷⁴。史賓尼利在本研究的三本文本中做出不同題材的嘗試，也努力使用不同的手法描繪青少年面對衝突時的不安與掙扎，呈現了作家在選材與寫作上大膽與用心的嘗試。在史賓尼利的呈現衝突的寫作筆法上，研究者歸納出以下特點：

一、強烈的戲劇性手法

史賓尼利在這三本文本中藉著場景、角色與情節的安排設計，都具有戲劇性的手法。在情境的營造上史賓尼利大膽的採用強烈的對比，營造出讀者特殊的感受，無論是情感上的殘酷與溫柔，或者是場景上活潑熱鬧與冷酷的對比，傳遞出一種差異性極大的氛圍，主角面對的衝突壓力，也能直接傳達到讀者的心中。

⁷³ 曹文軒，《小說門》（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頁 54。

⁷⁴ 羅青，〈複製現實的過程-西洋少年小說導論〉，《認識少年小說》（台北，天衛，1996），頁 220-228。

他在書中創造一種跳脫現實的場景，在人物的形象塑造以及經歷上，都帶有一點夢境似的色彩。在《馬尼亞克傳奇》中，馬尼亞克具有超人般的發達運動神經，孩子們看見他，莫不帶著欣羨與崇拜的眼光。描寫黑人家庭的溫暖以及白人家庭的頹敗時，字裡行間除了描述屋內的陳設，還引出了光線與氣味的環境張力，在黑人與白人互相敘述之間，用了直接但是偏離現實的形容詞句。在《星星女孩》裡，星星女孩的一舉一動，在旁人的眼中皆帶著戲劇性的張力，她的個性與思考方式皆與眾不同。同儕們呈現的規避行為，也表現出校園環境高度同化的戲劇效果。《小殺手》裡描述波馬的恐懼，使得他在生活中的某些感官如同夢境般被強化了，對火藥酸酸的味道特別敏感，橙紅色的眼珠十分清晰，或者是在生日蠟燭上看到鴿子的樣子。史賓尼利描寫豆豆對殺戮的偏執，以及整個社會對射鴿大賽價值的認同，都是一種扭曲的戲劇性手法。研究者認為，這樣的誇張手法，跟現實描述的筆調比較起來，奇幻而具有放大效果的感官效果，因為書中角色的情緒感受，加深了對書中場景的印象，經過閱讀之後與讀者的經驗連結，更能引導讀者想像書中場景的氛圍。除了加深氛圍之外，更利用特意的誇張手法，傳達出社會價值的不合理，誇張的筆法讓讀者在閱讀活動中捫心自問「這是真實的嗎？」的同時，已經進入了價值思考的歷程。

二、傳達的關懷

在研究文本中，不難發現史賓尼利並未呈現傳統兒童文學中的道德勸說，而是藉由主題的選擇及角色的型塑呈現某一種社會寫實的面向。史賓尼利用衝突呈現一種令青少年在其中迷失疏離的場域，但傳達的其實是作家對許多議題的關懷。

青少年進入成人社會的認同危機，是不能避免的階段。在主角面對衝突的過程當中，史賓尼利筆下的主角形象表現出嘗試面對社會價值，處理衝突的努力，雖然社會價值的基礎不容易撼動，但是在與社會互動的過程當中，青少年展現出

的勇氣卻是成長過程中重要的力量。在馬尼亞克、波馬、星星女孩的身上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特質，青少年不再以被動的姿態出現，雖然在面對衝突的過程中備受壓力，但是仍然主角仍然能夠鼓起勇氣找尋策略去面對不一樣的價值衝突。史賓尼利透過這些主角，對青少年成長時必須面對的困惑與艱難處境，呈現出同理心的價值，並且鼓勵讀者們在面對類似的處境時，能夠以積極的方式去面對。

同時史賓尼利也在場景的設計上表達了對青少年生活議題的關懷。《星星女孩》中校園環境的描寫，以及孤立某些特定學生的情景，暗喻了校園內並非人人平等的現況，反映出現實生活校園中霸凌事件層出不窮的情況。《小殺手》與《馬尼亞克傳奇》中雖然不在於強調家庭功能的缺乏所帶來的影響，但是仍然表現出孩子缺乏家庭的歸屬感，呈現出各種疏離的感受，與偏差的行為可能帶來的問題。在史賓尼利的筆下，雖然輕描淡寫的表現出這些現象，但是仍然反映了社會現實生活上的成長問題，顯見作家的確是以對現實的觀察，接近讀者的心理層面。

此外，對種族議題的描寫，是傑瑞·史賓尼利所傳達的重要議題，雖然種族衝突的呈現是《馬尼亞克傳奇》的場景設定之一，但是設定這樣的場景傳達出史賓尼利的深意。Fontette 認為種族之間的相互歧視的態度，是屬於社會價值層面的影響。假如兒童不是天生具有種族主義的反映，則偏見的形成來自家庭環境與教育，許多日常的、家裡的事件使兒童日後產生種族主義的行為⁷⁵。兒童對於自己的異類沒有先天的偏見，兒童的內心不只超越國家的疆界，而且超越階級、種族、宗教、職業與性別的界限，能欣賞異類、喜好異類，是兒童天生擁有的特質，但是文明社會的既存價值，隨著年齡增長滲透了兒童原本開放的心靈，塑造出人的偏見⁷⁶。史賓尼利的筆法要利用讀者對情節對比的荒謬，嘗試傳達對種族歧異想法的不認同。McGillis 認為，史賓尼利在呈現種族衝突角色時，是以白人小孩馬尼亞克作為敘述者的角色，馬尼亞克在解決問題時以英雄的角色出現，隱含了

⁷⁵ Francois de Fontette, 《種族歧視》(台北:遠流, 1990), 頁 125。

⁷⁶ 黃武雄, 《童年的解放—衍本》(台北:左岸文化, 2004), 頁 178-179。

一種族群優越的意識⁷⁷，培利·諾德曼則指出，當文本中只有主流人士出面才能解決少數族裔問題時，也許是一種種族歧視隱約表現的意涵⁷⁸。但在情節呈現上，可以從細節發現史賓尼利在處理這方面問題時的用心。馬尼亞克面對種族衝突時，馬尼亞克個人所表現的努力，並沒有有效的處理種族衝突的問題，雖然馬尼亞克引介馬爾斯進入白人社區是一種對種族歧視極端的挑戰，但是最終產生改變大家觀感的契機，仍然回歸原來的社區居民--黑人馬爾斯身上，是他拯救了白人的小孩，取代馬尼亞克的英雄角色，再讓白人小孩進入黑人社區認識其他的價值。馬尼亞克只是傳遞一種想法的媒介，引起他人的共鳴，身為外來者的他，最後仍將問題處理的權利回歸到社區的居民身上，馬尼亞克無法擔任問題的解決者。

史賓尼利將自己青少年時感受到的疏離、不安的經驗，以及戀愛時的特殊感受融入作品之中。由於書中角色融合了自身的經驗，他能夠利用角色的感受掌握讀者們的情緒起伏，這是傑瑞寫作技巧吸引讀者之處。利用這個特點，史賓尼利成功的塑造了對比度極大的環境與角色，利用其中的衝突傳達出對青少年成長議題的關注與同理心。

⁷⁷McGillis, Roderick. *Extract from the "Introduction" to Voices of The Other: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2006)

⁷⁸ Nodelman, Perry, 《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 154。

第二節 史賓尼利作品中的衝突與成長

林良在《淺語的藝術》一書中談到少年小說的任務，是當兒童從童年的理想中開始成長，會接觸到一個十分矛盾的真實人生，需要相當的時間去適應，這樣的適應，需要成人的引導跟說明，少年小說，便是這類說明的媒介，介紹少年認識真實的人生，也為他即將接觸的真實社會做好心理歷程的準備任務⁷⁹。

張子樟引用鄭樹森的說法，成長的條件之一就是要嚐苦果以認識世界的真相。啓蒙故事是描繪一個人如何在挫折中認識真實世界，在酸楚中蛻變成長的過程。這類故事常是指故事中的青少年主角在極短的期間內，遇到一個重大生命上的抉擇、危機，或者是一系列的事件，這些遭遇使主角在事後對自我、對人生、對世界，能有一份新的認知、體會與頓悟，將來進入社會後，才可成爲一個比較成熟的人⁸⁰。

將人物導入衝突之中，引發讀者關心，從面對衝突的過程中刻畫人物，展現主題，有伏筆，有呼應，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是所有優秀的小說共同具備的。深刻的社會關懷，表現作家的理想，是小說中最引人深思回味的地方。青少年成長小說，用虛擬的故事描寫出青少年成長中可能出現的衝突現象，目的是提供讀者省思，面對那樣的情境該怎麼辦？遇到價值的衝突時，應該追求的什麼樣的生活？別人眼中的自己，是否是自我心中真正的價值？

影響孩子價值形成最直接的，是家庭的價值，但是成長過程中青少年勢必要脫離家庭價值的影響，同儕團體是帶領青少年逐步進入認識社會價值的第一步。現今的社會中，青少年在校園及社團中直接受到同儕團體的影響，這樣的同儕團體是多元價值的縮影，涵括了許多在不同家庭中形成的價值觀。在文本中我們可以看見作者型塑了青少年進入的同儕團體社會對於角色的影響，縱使同儕團體的

⁷⁹ 林良，《淺語的藝術》（台北：國語日報，2002），頁 250-258。

⁸⁰ 轉引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頁 16。

背景受到不同階級、性別、族群以及社會文化的影響，青少年在與社會價值接觸時都必須面對自我認同的問題。顯見作者無論是融入自己的成長經歷，抑或是悉心觀察到目前青少年的生活現狀，在青少年成長過程中接受的價值衝撞與社會互動洗禮，與心理學家理論中描述的青少年發展必然面對的認同衝突，有不謀而合之處。

培利·諾德曼認為童書呈現我們想像或希望想像孩子所見的世界，因此透過孩子或像孩子的角色來集中焦點⁸¹。也就是說，透過孩子的角色呈現出來的，是成人想要傳達給孩子的主題。青少年時期的自我認同，是人人必須克服的階段。艾瑞克森在他的研究中，對青少年時期認同模式作了一番研究與解釋。他認為青少年時期幾乎已成為一種生活的方式，在今日的社會形成了更多文化內蘊、反叛與掙扎，並且有逐漸延長的趨勢。年輕人在性的成熟之外，心理層面則在尋求他人眼中的自我，並從外表的認同形成自我的意識。此外，他們意識到雙親已不再如童年時期認定的完美形象，而只是如師長般、逼迫她們成為自己不適合的人物的角色而已⁸²。在史賓尼利的文本中確實也能看到作者對這個議題的深入刻畫。但是對青少年讀者來說，從自我認同的概念出發，閱讀這樣的文本，究竟能夠帶來何種意義與價值？

一、成長的借鏡

張子樟曾指出，啓蒙與成長是少年小說的「內涵」，不同類型的故事，是詮釋啓蒙與成長過程的「外延」，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對啓蒙與成長的詮釋過程也就變得更為圓滿周全⁸³。的確，對於人性更深入的洞察，讓少年小說家以更深刻的筆觸，寫出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面對現實社會的殘酷以及理想與現實衝突時的無力感受，敏銳的觀察力，配合成長過程中記憶深刻的親身經驗，即使用傳奇似

⁸¹ Nodelman, Perry 著，《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 194。

⁸² Erikson,《同一性：青少年與危機》（杭州市：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頁 236-240。

⁸³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頁 19。

的誇張筆法寫出故事的脈絡，卻更能表現出那份面對衝突的無力、緊張、對自己的質疑、以及幻滅的悲哀。

人無法拒絕成長，生長在社會中的青少年，必須嘗試去面對更廣闊的世界，但是面對現實世界，往往有許多事情是無能為力的。正因為有此無力感，青少年們在面對自己的成長衝突問題時，容易陷入不知所措的困境當中。反映描寫青少年成長歷程的少年小說便成為引介青少年進入真實社會的重要媒介，少年小說的責任在於利用不同的筆法刻畫成長的藍圖，讓青少年能夠從各種不同的故事情節中，預見自己在現實社會可能面對的各種衝突挑戰。Lukens 認為，讀者可以在書中得到兩種樂趣，一種樂趣來自於發現簡單的真相，另一種樂趣則在於發現真相其實並不這麼簡單⁸⁴。

史賓尼利的作品中的同儕衝突、對社會不同價值觀的認同、對自我價值的肯定、以及對家庭價值的追求，讓青少年可以看到作者對不同面向議題的探討。米德認為，個人能將在環境中的經驗類化為個人經驗，同樣的，個人的反應也會影響到社會群體中的反應，在兩方價值衝突的同時，個人與社會的經驗會同時產生調適與變化。少年小說內容的呈現，希望帶領青少年經由自己的行為及情緒了解自己，即使對衝突產生恐懼及無力感的情形不可避免，面對不得不處理的衝突，青少年會有如何的反應呢？青少年小說作家對角色的描述，可以帶給青少年反思的空間，讓讀者在閱讀時接觸相似的主題，類化個人的經驗。反應的歷程是一種可以類化的經驗，作者提供了一個空間，讓讀者可以參與主角們尋求解決衝突的策略。情緒的歷程是另外一種引起共鳴的鋪陳，相似的情緒反應讓青少年實際面對生活上的衝突時，能夠有感情的寄託，自我價值就在面對自己的過程當中逐漸釐清，不再藉由他人來證明自己，對自己產生更深入的認識。

二、發現力量

⁸⁴ Lukens, Rebecca J. *A Critical Handbook of Literature for Young Adults*. p.94

在艾瑞克森的理論分析中，青少年必須經由社會的互動了解自己，解決衝突，完成自我認同的過程，邁向成人期的其他挑戰。史賓尼利書中的角色雖然經歷了離家自我探索的歷程，但是作者仍突顯出家庭代表的「愛」和「包容」的樂觀面，肯定了家庭的價值，對兒童及青少年而言，若是在面對衝突的過程當中，有來自家庭或家人的鼓勵，將能夠幫助他們找到自我的價值，給予心靈上穩定的力量，這樣的價值也賦予了家庭對青少年成長的重要性。

除了家庭的陪伴之外，同儕對青少年的影響也不可忽略。在同儕的陪伴過程中，可以觀察到許多的示範與互動，在形成青少年的價值判斷與行為模式時，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史賓尼利利用其他角色的型塑，鼓勵青少年在面對衝突的同時，不再單打獨鬥，而是能夠勇敢的在身邊的親友身上獲取建言，得到情感與支持的力量，以正面的方式追求自己的認同。

培利·諾德曼曾提出：「較無聊的童書都帶有教育性。⁸⁵」我們卻不能因此抹煞作品中的教育價值，研究者認為，教育價值與童書趣味端看作者如何表達拿捏。文本中呈現的矛盾或不確定性，也代表了成人或作者本身價值觀的不確定，這樣的矛盾通常也成了文學作品中富有趣味的地方。作者的呈現是否表達了矛盾呢？在史賓尼利對主題的呈現時，也呈現出矛盾的價值觀，例如《馬尼亞克傳奇》中馬尼亞克逃離格雷遜老人逝世的悲傷時，逃離對家的追求，卻又因為麥克納波家的孩子而進入自己不認同的家庭。《小殺手》中父親對波馬融入社會價值的期待，卻輕易得以轉換成對波馬的關愛及體諒。作者的矛盾正如同諾德曼所言，產生了閱讀時的趣味，也為衝突帶來成長的主題提供更多元的思考。

研究者自然不可妄言這肯定就是傑瑞·史賓尼利文本中所蘊含的所有意涵及隱藏的訊息，但是就如同羅蘭·巴特而言：「作者已死」，文本是透過讀者的閱讀才產生意義，研究者試圖在史賓尼利呈現衝突的筆法上找出作者對「衝突帶來成

⁸⁵ Nodelman, Perry, 《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 186。

長」的隱含訊息，企圖參與文本建構文本內的意義，經由對文本的分析探討，協助讀者發現作者可能的意圖，也用不同的面向豐富我們對文本的感知與理解。



參考書目

研究文本

- Spinelli, Jerry。《馬尼亞克傳奇》(Maniac Magee)。台北：智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7年4月。
- ___。《小殺手》(Wringer)。趙永芬譯。台北：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3月。
- ___。《星星女孩》(Stargirl)。張嘉慧、李繼純譯。台北：旗品文化出版社。2002
年7月。

中文專書：

- 方祖燊。《小說結構》。台北：東大圖書。1995年10月。
- 王煥琛、柯華葳著。《青少年心理學》。台北：心理。1995年5月初版。
- 王震武、林文瑛、林烘煜、張郁雯、陳學志合著。《心理學》。台北：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10月。
- 朱剛。《20世紀西方文藝文化批評理論》。台北：揚智文化。2002年。
- 林良。《淺語的藝術》。台北：國語日報社。2002年6月。
- 金健人。《小說結構美學》。台北：木鐸。1995年。
-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4年12月。
- 曹乃怡、劉麗容。《狂飆少年-引導青少年遠離危險行爲》。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2月。
- 曹文軒。《小說門》。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6月。
- 陳碧月。《小說創作的的方法與技巧》。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1月。
- 郭靜晃著。《青少年心理學》。台北市：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年10月。
- 張子樟等著。馬景賢主編。《認識少年小說》。台北，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1996

年 11 月。

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台北：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1999 年 8 月初版。

張春興。《教育心理學》。台北：台灣東華書局。2004 年 12 月。

張春興、林清山著。《教育心理學》。台北：台灣東華書局。1989 年。

張清榮。《少年小說研究》。台北：萬卷樓。2002 年。

張德聰、周文欽、張鐸嚴、賴惠德編著。《青少年心理與輔導》。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6 年 8 月。

傅林統。《少年小說初探》。台北：富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9 月。

黃武雄。《童年的解放—衍本》。台北縣：左岸文化。2004 年 4 月。

楊昌年。《現代小說》。台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5 月。

顏元叔。《西洋文學辭典》。台北：正中書局。1991 年。

西文譯著：

Erikson, Erik. H. 孤名之譯。《同一性：青少年與危機》。杭州市：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

Escarpit, Robert. 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

Forster. 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台北：志文出版社。2002 年 1 月。

Frazer, J. G. 汪培基譯。《金枝》。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2 月。

Fontette, Francois de. 王若璧譯。《種族歧視》。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 12 月。

Kindlon, Dan & Thompson, Michael. 吳書榆譯。《該隱的封印-揭開男孩世界的殘忍文化》。台北：商周出版。2000 年 5 月。

Lerner, M. Richard. 黃德祥主譯。《青少年心理學》。台北：心理出版社。2006 年 2 月。

Mead, George Herbert. 胡榮、王小章譯。《心靈、自我與社會》。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4 月。

- Nodelman, Perry。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台北：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1月。
- Postman, Neil。蕭昭君譯。《童年的消逝》。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1月。
- Smelser, Neil J.。陳光中、秦文力、周儵嫻譯。《社會學》(Sociology)。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
- Thacker, Deborah Cogan & Webb, Jean。楊雅捷、林盈蕙譯。《兒童文學導論-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台北：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2005年10月。
- Townsend, John Rowe。《英語兒童文學史綱》。謝瑤玲譯。台北：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1月。

西文部分：

- Lukens, Rebecca J.。 *A Critical Handbook of Literature for Young Adults*. New York : Harper, 1995.
- McGinty, Alice B. *Meet Jerry Spinelli*. New York : The Rosen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3.
- McGillis, Roderick.” *Extract from the “Introduction” to Voices of The Other: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in Hunt, Peter. ed. *Children’s literature*. New York : Routledge, 2006. P.161-170.
- Nodelman, Perry. “*Making Boys Appear :The Masculin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in John Stephens. ed. *Ways of Being Male: Representing Masculinitie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ilm*.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1-14
- Seidman, David. *Jerry Spinelli*. New York : The Rosen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3.9
- Vanstrom, Kathy A.” *Spinelli, Jerry*” in Cullinan, Bernice E & Kunzel, Bonnie L. & Wooten, Deborah A. ed. *The Continuum Encyclopedia of Young Adult Literature*. New York: Continuum, 2005. P.661-663.

期刊論文：

林怡君。〈愛麗絲的旅行：兒童文學中的女遊典範〉。《中外文學》第 12 期，1999 年 5 月。頁 84。

林慧玲。《少年小說中寄養家庭的調適—以「紐伯瑞兒童文學獎」得獎作品為例》。台東：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

何依芳。《寄養家庭的壓力與調適》。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吳文薰。《女性成長之孤獨、希望與自我覺醒—從凱瑟琳·帕特森三本作品談起》。台東：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6 月。

陳杏枝。〈社會化〉。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2001。頁 99-104。

楊隆吉。〈成長的歷程—試論《小殺手》裡的同儕互動〉。《兒童文學學刊》第五期。台東：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1 年 5 月。頁 164-179。

鄭雅馨。〈出發去旅行—現代幻想作品中的女遊記實〉。《兒童文學學刊》第十四期。台東：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5 年 12 月。頁 187-229。

網路資料：

引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5%88%A9%E6%A1%91%E9%82%A3%E5%B7%9E>

2008.8.14

<http://www.carr.org/authco/spinelli-j.htm>(2007/7/3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erry_Spinelli(2008/8/26)

附錄：Jerry Spinelli 作品表

- *Space station Seventh Grad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2
- *Who Put That Hair in My Toothbrush?*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4.
- *Night of the Whal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5.
- *Jason and Marcelin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6.
- *Dump Day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8
- *Maniac Mage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0 (Newbery Award Winner, has been made into a movie).
- *The Bathwater Gang*.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0. (illustrated by Meredith Johnson)
- *There's a Girl in My Hammerlock*.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 *Report to the Principal's Office*. New York: Scholastic Inc., 1991.
- *Fourth Grade Rats*. New York: Scholastic Inc., 1991. (illustrated by Paul Casale)
- *The Bathwater Gang Gets Down to Busines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2.
- *Who Ran My Underwear Up the Flagpole?* New York: Scholastic Inc., 1992.
- *Do the Funky Pickle*. New York: Scholastic Inc., 1992.
- *Picklemania*. New York: Scholastic Inc., 1995.
- *Crash*.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Has a film contract)
- *The Library Card*. New York: Scholastic Inc., 1997.
- *Wringer*. New York: HarperTrophy, 1997. (Has a film contract)
- *Blue Ribbon Blu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 *Knots in My Yo-Yo String*.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98 - Autobiography
- *Lose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1.
- *Stargirl*.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00. (Has a film contract)
- *Milkweed*.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02.
- *My Daddy and Me*.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03.
- *Tooter Pepperda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 *Egg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7.
- *Love, Stargirl*.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 *Smiles to G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8